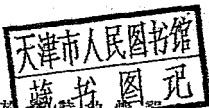


中國之美及其歷史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中華書局印行



# 飲冰室專集

##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 古歌謠及樂府

#### 序論

聖文之興，當以民間歌謠為最先。歌謠是不會做詩的人（最少也不是專門詩家的人）將自己一瞬間的感應，用極簡短極自然的音節表現出來，並無意要他流傳，因為這種天籟與人類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謠能令人人傳誦，歷幾千年不廢。其感人之深，有時還駕專門詩家的詩而上之。

詩和歌謠最顯著的分別，歌謠的字句音節是新定的，或多或少，或長或短，都是隨一時情感所至，盡量發洩，發完便戛然而止。詩呢，無論四言五言七言乃至楚騷體，最少也有略固定的字數句法和調法，所以詞勝於意的地方多少總不能免。簡單說，好歌謠純屬自然美，好詩便要加上人工的美。

但我們不能因此說只要歌謠不要詩，因為人類的好美性決不能以天然的自滿足。對於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別一種風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經琢磨彫飾而更美，美的花卉，經栽植布置而更美，原樣的璞玉花卉，無論美到怎麼樣，總是單調的，沒有多少變化發展。人工的琢磨彫飾栽植布置，可以各式各樣月異而歲

不同。詩的命運比歌謠悠長。境土比歌謠廣闊。都爲此故。後代的詩。雖與歌謠甚然異體。然歌謠總是詩的前驅。一時代的歌謠往往與其詩有密切的影響。所以歌謠在韻文界的地位。治文學史的人。首當承認。

歌謠自然是用來唱的。但嚴格論之。歌與謠又自有別。詩經魏風國有桃篇。『我歌且謠。』毛傳云。『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然則有樂譜者謂之歌。無者謂之謠。雖然。人類必先有歌而後有樂。凡歌沒有不先自徒歌起者。及專門音樂家出。乃取古代或現代有名的歌謠按製成譜。於是乎有合樂之歌。則後世所謂樂府也。

詩並不是一定用來唱的。『不歌而誦』的也是詩之一體。但音樂發達的時代。好的詩多半被采入樂。幾乎有詩樂合一之觀。史記說。『詩三百篇。孔子皆絃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大抵三百篇裏頭。除三頌或者是專爲協樂而作詩之外。其餘十五國風多半是各地『徒歌』的民謠。二雅則詩人所作。『不歌而誦』的詩。自孔子以後。卻全部變成樂府了。後世樂府。其成立發達的次序。大概也是一樣。

樂府之名。起於西漢。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官名）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這幾句話。說樂府來歷。大概是不错的。但有當注意的一點。當時是采歌謠以入樂府。並非先有樂府而後製歌謠。大抵漢代樂府可大別爲二類。其一。郊祀房中諸歌。歌詞與樂譜同時並製。性質和詩經的三頌略同。其二。卽樂府所采之民謠。其中大半是『徒歌』。而樂官被之以音樂。鑄鼓吹曲之朱鷺。思悲翁……等十八調。橫吹曲之隔頭。折楊柳……相和歌辭之雞鳴。烏生。八九子。陌上桑……等皆是也。第一

三。性質和詩經的十五國風略同。漢樂府屬於第二類者。蓋十而七八。此類樂府。大率采各地方之詩。而遺被以各地方之樂。（注）但後來有其詩而亡其譜。音節之異同。久已無考了。

漢代樂府，諒來都是能唱的。（最少也可以徒歌）所以和普通的詩可以劃然分出界限。魏晉以後，用樂府的調名來做五言詩的題目，雖號稱樂府，已經和「不歌而誦」的詩沒有分別了。此如三百篇與樂相離，漢以後的四言詩便與樂相離，宋詞與樂相離，元明詞便與樂相離，近人曲便與樂相離。臨時代體變，不得不然。然而名實之間，卻不可含糊看過。要之樂府一體，自西漢中葉始出現，至東漢末年而消沈，樂府在漢代文學史的地位恰如詩之在唐詞之在宋，確為一時代之代表產物。過此以往，雖繼續摹仿者不少，價值卻完全兩樣了。

南北朝以降，摹仿漢樂府的作品，已併吞在五言詩範圍中，但其時卻另有一種類似樂府之短歌謠，其格調和當時詩家的詩大有不同，把幾個時代這類作品比而觀之，可以見出數百年間平民文學變遷的實況。本卷所敘錄，以漢樂府為中堅，而上溯古歌謠以窮其源，下附南北朝短調雜曲以竟其委。魏晉後用樂府調名標題諸作，則各以歸諸其時代之詩，不復在此論列。

（注一）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載有「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廣門雲中關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理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諸反歌詩一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四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陽歌詩七十五篇，周陽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可見當時樂府以地為別，又別有所謂「聲曲折」者，則樂府也。

### 第一章 秦以前之歌謠及其真偽

歌謠既為韻文中最早產生者，則其起源自當甚古，質而言之，遠在有史以前，半開化時代，一切文學美術作品，沒有歌謠便已先有。試看現在苗子，連文字都沒有，卻有不少的歌謠。我族亦何獨不然。雖然，古歌謠發達

雖甚早，傳留卻甚難，不著竹帛，口口相傳，無論傳誦如何廣遠，終久總要遺失，何況歌謠之爲物，本是當時之人自寫其實感，社會狀況變遷，情感的內容亦隨而變，甲時代人極有趣的作品，乙時代人聽起來或者索然無味，現代歐美一時流行的曲子，過了幾年便無人過問者，往往而有，況於一千幾百年前的古歌，想他流傳不墜，談何容易，現在古書中傳下來這類古董，也有好十幾件，我們雖甚珍惜，卻有審查真偽的必要。

最古之歌謠見於經書者，有帝舜與皋陶唱和的歌。

股肱起哉，元首喜哉，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右歌見尙書皋陶謨，在我們未能把皋陶謨的編輯時代從新考定以前，只得相信他是真，那麼，這三首歌便是中國最古的古歌，距今約四五千年了，但卽今是真，也不過君臣談話之間，用韻語互相勸勉，在情感的文學上，當然沒有什麼價值。

尙書大傳也載有性質略同的三首歌。

卿雲爛兮，糾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遜于賢善，莫不成勳，箕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萎裳去之。

這三首歌，就詩論詩，總還算好。第一首且已采作國歌了，但以文學史的眼光仔細觀察，這詩的字法，句法，音節，不獨非三代前所有，也還不是春秋戰國時所有，顯然是漢人作品，尙書大傳，相傳是伏生作，真否已屬問題，就算是真，伏生已是漢初人了，據說第一首是帝舜倡，第二首是八伯和，第三首是舜戴歌，顯是依傍皋陶謨那三首造出來的無疑。

此外還有什麼帝堯時代的擊壤歌，田田而食，力於地，而息，擊壤而歌。見晉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什麼帝舜的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見晉王肅的偽家語，娘家的來歷，先自靠不住，更無考證之餘地了。

各書還有幾時，康國歌四句，全抄詩經此外，離騷說，『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據此，則夏代的歌，戰國時或尙有傳聞，但其辭當已久佚了，故賡偽古文尙書五子之歌篇，因此造出五首詩來，近人久已知其偽，不必辨了，要之夏代歌詩，一首無存，無已，則孟子書中有晏子所引夏謠，『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或算得是夏代僅存的韻語，孟子這書固然不假，但他根據何經何典，是否春秋戰國時人依託之作，我們卻未敢輕下判斷。

殷代歌詩，傳者依然很少，商頌五篇，是否有殷遺文在內，抑全屬周時宋人之作，已屬疑問，此外見於史記者，有殷末周初之歌兩首。

箕子過殷墟歌。

史記宋世家「哀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哀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司馬遷釋之曰「所謂狡童，宋村也。」

伯夷采薇歌。

史記伯夷列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餓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記固然是最有價值的古史，但所記三代前事，很多令人懷疑之處，這兩首歌我們不敢說一定就是原文，但周初詩歌三百篇著錄已不少，其有流傳之可能性甚明，然則這兩首歌大概也當可信，歌中文辭之優美，意味之濃厚，不待我贊歎了。

西周和春秋初期的歌詩，當以三百篇為代表，此處不再說了，其次，則左傳所載琴歌、瑟及其他韻語還不少，今摘錄若干章，以規沿革。

周辛甲虞箴。襄四年

茫茫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忘其國恤，而思其墮，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辛甲乃周武王時太史，左傳不過追述其語。

宋正考父鼎銘 昭七年

一命而僂，再命而佩，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餽於是，粥於是，以餬予口。

正考父爲孔子遠祖，在宋佐戴武宣三公，蓋口口時人，左傳追述之。

右兩篇本非歌謠，因其爲韻文之一體，見於左傳，故類錄之。

魯羽父引周諺 隱十一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晉士蒍引諺 閔元年

心苟無瑕，何植乎無家。

晉士養賦 僖五年

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雖適從。

晉卜偃引童謠 僖五年

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奔奔，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宋築城者廟華元謳 宣二年

睥其目，睥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同棄甲復來。

魯聲伯夢中聞歌 成十七年

濟垣之水，厝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魯人爲絃紼誦哀四年

絃之狐裘。敗我於狐貍。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紼。

鄭人爲子產誦哀三十年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右子產初諫政時所歌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右執政三年後所歌

魯人爲南嗣歌昭十二年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魯鸚鵡誦昭二十五年

鸚鵡之籥之。公出辱之。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鵡踈踈。公在乾侯。微樂與福。鸚鵡之巢。遠哉遙遙。稱父喪

勞。宋父以屬。鸚鵡鸚鵡。往歌來哭。

吳申叔儀歌哀十三年

佩玉繁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衛侯夢渾良夫誦哀十七年

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右所錄並未完備。不過把文學成分較多的摘出來便了。內中最有趣的是嘲華元驅一羣平民一面做工一面唱歌。把對面的人面目寫得活現。最奇詭的是渾良夫諱。一個冤鬼被髮跳擲的情狀。在紙上瓊瓊有聲。

右所錄有許多要參考當時的本事，可看左傳原文，今不贅錄。

我們讀這些謠諺，當然會感覺他和三百篇風格不同，尤其是後半期——襄昭定哀間的作品，句法是長短句較多，格調多輕俊，藻澤加濃厚，雖彼此文體本不從同，亦可以見詩風變遷之一斑了。三百篇中推「胡為乎棘」一草與左傳謠諺最相似，此章乃陸雲公時將三百篇中最晚的一篇了。

周代歌謠見於左傳以外者尚不少，但真偽問題卻大半要當心了。內中時代最早的則所謂口口西王母白雲謠。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復能來。

這首謠見穆天子傳，說是周穆王上崑崙山見西王母，臨歸，王母勸之於瑤池，唱這謠送他，穆王還有和章，穆天子傳這部書，乃晉太康三年在汲縣魏安釐王冢中，與竹書紀年同時出土，書之真偽，問題很雜，若認為全偽，那麼便是晉人手筆，若認為真，便是戰國人所記，可算中國最古的小說，若謂西周時的穆王真有此事，真有此詩，未免癡人前說不得夢了，詩卻甚佳，但和三百篇風格迥然不同，細讀自能辨。次則所謂齊甯戚飯牛歌。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短布單衣適至飢，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這首詩始見於史記集解引應劭云，出三齊記，甯戚是管仲同時人，此詩若真，便是孔子前一百多年的作品了，但我們當注意者，呂氏春秋舉難篇，淮南子道應篇，並詳載甯戚飯牛事，但皆僅言其「扣牛角而歌」，並

沒有載他的歌詞，而後漢書馮融傳注引說苑則云：「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今本作歌碩鼠，字形近而異。高誘呂氏春秋注亦云：「歌碩鼠也。」並將詩經碩鼠篇全文錄入注中所歌是否必為碩鼠，雖未確知，但南

山白石之篇為劉向高誘所未見，總算有確實反證。三齊記已佚，不知何人所撰，恐是晚漢依託之作耳。文類

聚及文選陸賦李善注文各載有齊歌取一首與此文不同文選注鄭首末句云：「吾將與爾遇楚國。」以是

因原有歌碩鼠之傳說乃將碩鼠篇一首與此文不同文選注鄭首末句云：「吾將與爾遇楚國。」以是

首大同小異末句云：「吾將與爾遇楚國。」以是此詩就詩論詩原是很好的若果真那便是七言詩之祖

詩那兩首改頭換面湊成要之三首若不可信也

但我敢說這種詩格決非春秋時所有，擬在東漢樂府裏頭倒還算上乘。其後借馮融牛事便根本不可信布

期決無有此事本是戰國游說之士造出來詩則東漢末偽中生偽

其次則所謂秦百里奚妻之歌。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交伏雌，炊履屨，今日富貴忘我爲。

此詩見應劭風俗通。趙東漢百里奚為秦穆公時人，詩若真，也是春秋初期作品了，但奚以五羊之皮要穆公。

本是戰國人造的謠言，孟子已經辯過這詩句法，頗似漢郊祀歌，當屬漢人依託詩亦寡味。

其次則伍子胥自楚亡命時，漁人救之作歌。

日月昭昭乎，使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澗。

日已夕兮，余心傷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且急兮，將奈何。

蘆中人，蘆中人，豈非劉士乎。

此歌見東漢袁康所著吳越春秋，這部書為半小說體的，所載事蹟，我們未敢全信，但此歌尚樸，與左傳所載

春秋末歌謠還不甚相遠。姑且算他是真的罷。吳越春秋僅載有伍子胥河上歌申包胥歌屈子琴曲越王夫  
人辭也。不能  
不有些懷疑。

次則論語所載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此歌見論語。我們當然該相信。但據近人崔適的考證。則論語末五篇之真偽還有問題。內中曾有戰國人竄亂。尙未可定。莊子人間世篇亦載此歌而其詞加長。末段有『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等語。似是從論語衍出。

莊子人間世篇載有孟子反琴張弔子桑戶歌云。『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爾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豈。』三人皆孔子時人。孟子反即孟之反。子桑戶即子桑伯子。俱見論語。琴張見孟子。似是孔子弟子。但這首歌大概。是莊周寓言代撰。未必爲孔子時作品。

次則有孔子所聞的孺子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此歌見孟子。且述有孔子贊美解釋之詞。我們應認爲真。

孔子最愛唱歌。我們在論語和別的書裏頭處處可以看出。論語說「子於是日哭。則不但所歌像都是前人  
舊詩。自己作的很少見。各書中所載孔子詩歌比較可信者只有下列三首。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女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見史記孔子世家。說是孔子相魯，齊人饋女樂，問之，孔子去魯，作此。蓬山十里，魃姑之聲，猶尚在耳。

見說苑，遂加以解釋，說是「政尚靜而惡諱」。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見禮記檀弓篇，說是孔子臨沒時負杖逍遙所作。

這三首歌所出的書，比較可信，但都是西漢人著述。那時的孔子早已變成半神話的人物，即如孔子世家中所載事蹟，我們便有一半要懷疑。所以這三首歌是否必出孔子，仍未敢斷。歌詞也不見什麼好處。

此外號稱孔子詩者，還有若干首。例如什麼適趙臨河歌，「吹水衝兮風揚，波舟排翠，見水經注。什麼卻楚聽歌，「大道隱兮誰為基，真人寂兮欲何之，什麼獲麟歌，「唐虞世兮風精，進兮非其時，俱見偽孔叢子。什麼龜山操，「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見晉人所輯琴操。這些顯然是魏晉以後贋作，本不足論列，但因一般人尚多崇信，是以錄而辨之。

世傳琴操二卷，魏漢蔡邕撰，內載琴曲歌辭四十二首，其中三代人作品居十之九。此書若可信，那麼真是三百篇以外的周樂所，何等寶貴。然後漢書蔡邕傳並不言其著有琴操，隋書經籍志有琴操三卷，則晉人孔衍所撰。今所傳本若為隋志之舊，則亦晉人所作耳。晉人最好造偽書，自古典。凡那時代所出現之書，皆上古事者，本欲疑信琴操所錄歌辭，雖一首不證俗惡劣，不惟非三代舊文，即阻漢亦無此惡札也。故今一概不錄，因龜山操亦附錄於此。

戰國韻文。除屈原宋玉幾篇鉅製。震古鑠今。外。別的絕少流傳。北方尤爲稀見。勉強找一首。則惟趙武靈王夢中所聞歌。

美人焚燹兮。顏若蒼之髮。命乎命乎。曾無我戚。

此歌見史記趙世家。說武靈王所聞者。乃一處女鼓琴而歌。情節和詞藻。都和左傳所記聲伯夢中聞歌有點相類。

楚辭以外。戰國時江南詩歌。說苑善說篇。所載越女權歌。說是楚國的王子鄂。君子哲乘船在越溪游耍。船家女孩子「擁楫而歌」。歌的是越音。其詞如下。「濫兮并草濫。予昌核。澤予昌昌。州焉。乎秦。背胥。纒予乎昭。泣秦。險滄。堤隨。河湖」。鄂君聽著。自然一字不懂。於是叫人譯成楚國語如下。

今夕何夕兮。舉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彼好兮。不替垢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在中國古書上找繙譯的文字作品。這首歌怕是獨一無二了。歌詞的旖旎。纏綿。讀起來令人和後來南朝的「吳歌」發生聯想。說苑雖屬戰國末著述。但戰國時楚越之地。像有發生這種文體之可能。況且還有鉤踐。鴉舌的越語原文。我想總不是偽造的。

到秦漢之交。卻有兩首千古不磨的傑歌。其一荊軻的易水歌。其二項羽的垓下歌。

易水歌

史記刺客列傳記荆軻以燕太子丹刺秦始皇事云：「……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發，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據史記，荆軻的歌當有兩首，前一首作『變徵聲』，大概是敘憤惻的別情，所以滿坐垂淚，可惜歌詞已失傳了，這一首乃最後所歌，史言：『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矚目，髮盡上指冠。』至今我們讀起來，還有一樣的同感，當時更可想見了，雖僅僅兩句，把北方民族武俠精神完全表現，文章魔力之大，殆無其比。

垓下歌。

史記項羽本紀敘羽最後戰敗，漢兵圍之於垓下，「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當幸從，戲馬名虞，當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歌罷，美人和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這位失敗英雄寫自己最後情緒的一首詩，把他整個人格活活表現，讀起來像看加爾達支勇士最後自殺的影像，則今二千多年，無論那一級社會的人幾乎沒有不傳誦，真算得中國最偉大的詩歌了。世俗傳有虞是一首打油的五言唐律，更無辨證之價值。

綜觀以上所錄，可見中國含有美術性的歌謠，自殷末周初，始有流傳作品，起音樂不能算美術的就此少數傳品而論，周代八百年中，也很看出變遷痕跡，前期的格調，和三百篇有點相近，後期便和楚辭有點相近，到易水垓下兩歌，已純然漢風了，最可惜是戰國時代傳品太少，不甚能看出變遷的徑路，史料闕乏，無可如何了。

## 第二章 兩漢歌謠

本章所錄，一除卻有曲調的正式樂府，二除卻句律嚴整的五言詩，所以範圍甚窄，但此三種界限，原很難畫分，不過爲全書組織之便，姑別立此章，以便於敘述。讀者須與本卷第三章及第四卷第一章合參，方能見出歷史全影。

漢代最有名歌謠，自然首推高祖的大風歌。

史記高祖本紀：「十二年，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首詩和項羽垓下歌對照，得意失意兩極端，令人生無限感慨。詩雖不如垓下之笑，但確表現他豪邁的人格，無怪乎多年傳誦不衰。

高祖還有一首鴻鵠歌。

史記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後不果），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翻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將可奈何。雖有婚織，尙安所施。



生平所作僅此，他本非文學家，然而這兩首卻已不弱了。

西漢文物全盛，端推武帝時代，專以文學方面，枚乘司馬相如……等輩，布滿朝列，述作斐然。武帝自己也愛弄筆墨，流傳的詩歌頗不少，但其中真偽頗有問題，見於正史最可信者，莫如甄子天馬歌，但辭並不見佳，錄之備參考。

甄子歌二首（見史記河渠書）

甄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甯，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饜兮柏（同迫）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騰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蓄桑浮兮漚酒滿，久不返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滂潑，北渡回兮迅浦難。舉長筵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人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藪水，隳竹林兮撻石藺，宜房塞兮萬福來。

蒲梢天馬歌（見史記大宛列傳）

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

承靈威兮得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這兩首歌出於武帝的大手筆，殆無可疑，但就文學家眼光看來，簡直和清高宗的打油詩沒有多少分別。他有較好的一首曰李夫人歌，見於漢書外戚傳歌云：

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翻何嫋嫋其來遲。

此詩是他的愛姬李夫人死後，他悲悼不已，令方士攝其魂來，在帳後髣髴望見，退而作此。藝文志載有「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此當即其一。外戚傳又云：「令樂府諸音家鼓歌之。」然則此歌又已入樂，不單「徒歌」了。此歌還算頗有詩趣，能寫實感，但怎麼好處也說不上。說：王子平拾遺記：遺有洛陽宮中一宮也。是武帝幸李夫人作其詞，實「羅袂兮」。

此外還有一首很流麗的詩，向來都公認為漢武帝所作，名曰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秋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這首詩，史記漢書及其他漢人著述皆不見，惟見於漢武帝故事，故事雖稱班固撰，四庫提要已斷定是假的了。這首詩柔媚剽滑，毫沒有西京樸拙氣和武帝別的作品尤其不類。起句分明抄襲大風歌，蘭秀菊芳兩句分明抄襲楚辭之「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末兩句像是有感慨，其實意淺而調濫，我實不敢信爲漢人詩，且很不解二千年來何以人人贊賞他。

別有一首怪詩，據說是元封三年柏梁臺落成，武帝宴集羣臣作的。後人名之曰柏梁詩。這首詩是武帝和羣臣每人作一句，每句七字，集合成篇，因爲體格新奇，所以名爲柏梁體。詩辭如下：

日月星辰和四時 <small>(帝)</small>	穆羣朝馬程遠來 <small>(穆季王武)</small>	鄧國士馬羽林材 <small>(大司馬)</small>	總領天下設懸治 <small>(丞相)</small>
和強四夷不易觀 <small>(大將軍)</small>	刀筆之吏區執之 <small>(御史大夫)</small>	撥鐵伐並犀中時 <small>(太常)</small>	宗室廣大日益滋 <small>(宗正)</small>
周行交敬樂不時 <small>(指詩)</small>	總領從宗柏梁臺 <small>(光祿勳)</small>	平理清微從從疑 <small>(廷尉)</small>	作西與馬待齊來 <small>(太僕)</small>

聽聽定功蓋夫之(大鴻臚)

樂與得對主清之(少唐)

陳襄萬石得以築(大司農)

徵道宮下隨計演(魏金吾)

三輔監臨天下後(左馮翊)

藍田山山爲民與(右扶風)

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

叔母車更領其村(爲事)

樞吏獨習會均(典屬國)

柱行博識利技持(大匠)

批把橋梁桃李熟(太官令)

走狗逐見疑榮黑(上林令)

雷起女屏甘如飴(婦人)

追尋暗願長對殿(東方朔)

這首詩據說初見於三秦記。但三秦記已佚，不可考了。大概是小說家言，不足爲信史。此詩詩句樸樸，頗有西

漢古澤，所以向來都公認爲真的。梁朝任昉的文章緣起，且推爲七言之祖。聯句之祖，但其中很有可疑的地方。既云此詩作於元封三年，然梁孝王薨於孝景之世，何以能列席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諸官，皆太初元年所更名。元封三年何以預書，然則此詩爲後人擬作無疑。擬者是否漢人，則未敢斷耳。

其他西漢諸臣之作及民間歌謠見於史記漢書者摘錄如下。

朱虛侯劉章耕田歌(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高后時作，略斥諸呂弄權。

深耕既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案此歌似無韻，或是兩「種」字

戚夫人永巷歌(見漢書外戚傳) 高祖所愛戚姬生子如意封趙王

子爲王，母爲廢，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趙幽王友歌(見漢書高五王傳) 左高祖子，后妻以諸

女，不愛，愛他，後呂后兩繫之，操死獄中，作歌。

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追脅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去，國自快案疑當中野兮蒼天與直。案直者枉之對女官于嗟不可悔兮，甯早自賊。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

此兩歌雖無漢廢之辭，然抒情極質而豐。

文帝時民歌

（見漢書淮南王傳）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以廢死劉進民有作此歌者文帝聞之爲罷問如諸侯儀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李延年歌

（見漢書外戚傳）延年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伴侍帝也舞歌此帝世豈有此人耶。一因避其女弟是爲李夫人延年後爲協律都尉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國，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此篇在漢歌中傳誦最廣，固是佳作。武帝時樂府蓋由延年主持，於漢代音樂故有關係。

武帝時匈奴歌

（見漢書匈奴傳）元狩二年春漢去匈奴使匈奴還語其互文即漢文山後世所謂匈奴也

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匈奴傳尙載有高帝時民歌云：『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發弩。』蓋歌高祖被匈奴圍困於白登時

事，與此歌對照，可略見當時兩個交戰民族的情緒。

烏孫公主歌

（見漢書西域傳）武帝元封中給烏孫以制匈奴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昆莫公主悲怨作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旂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

鵠兮歸故鄉。



田彼南山，燕穢不洽。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樛爲司馬遷外孫，史記就是由他傳授出來。這首短歌，有點像詩家之詩了。

成帝時童謠二首（俱見漢書五行志）

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符集其顛。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右兩謠並非同時出現。當時言五行災異者，指爲某種事變之讖兆。我們可不必理他。但他的歌詞，確有文學的價值。別的童謠多質樸，此獨妍美。第二首絕似五言詩。我們若信民謠和詩人之詩有相互影響，那麼，因

這首黃符謠，可略推定五言詩起於西漢之季。

王莽時汝南童謠（見漢書地理志）

瓊波誰習子，感飯我豆食。瓠芋魁，反乎哲。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此歌亦豐於文學的趣味。

東漢一代，五言漸興。許多樂府古辭也像是這時代的作品。容在次章再敘。東漢歌謠，可采錄者不如西漢之多。僅錄數章以作代表。

馬援武溪歌（見祖約古今注）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馬援爲光武功臣，然極長於文學，觀本傳所錄各信札可見。此歌雖不見正史，想當不爲虛謬數句，抵得太白一篇蜀道難。

梁鴻五噫歌（見後漢書本傳）

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遊遨未央兮，噫。

鴻字伯鸞，明帝章帝時人，傳高士者，首稱之。這首歌格調清新，音節諧美，意味澗永，無怪幾千年傳誦。

張衡四愁詩（見文選）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道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張衡爲當時一大文學家，小傳見別冊文學作品很不少，這首詩采楚騷之神韻，而自創體格，情詞曲折斐然，所以別成一絕調。

以上三首，本應該在漢詩篇論列，因欲令讀者知兩漢歌謠格調變遷之跡，故改錄於此。

雞鳴歌（見樂府詩集）

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曲終漏盡廢具陳，月明星稀天下旦。千門萬戶遞魚鑰，宮中城上飛烏鵲。  
晉太康地記云：『後漢時，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術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歌是也。』

桓帝初童謠二首（俱見續漢書五行志）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稷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嘯胡。

城上烏尾畢逋，一年生九雛。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姘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作堂，石上慷慨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這兩首謠，字句意味都有些不可解之處，也不必深究，但試把他和西漢初童謠比對，當然覺得有點不同，第一字句較多，音節較長，第二詞藻較樸麗，詩的趣味越更濃厚，因此我們可以推測許多時代不明的樂府古辭，大概都是在這個時發生。

此外後漢書中載有許多對人的歌謠，如：『設經不窮，戴侍中。』『五經無雙，許叔重。』『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之畫諾。』『廉叔度，來何暮。』『生世不諧，作太常妻。』等等，當時重名譽，喜標榜聲氣，臧否人物，故此類歌謠特多，因其與詩風無甚關係，故一概不錄。

## 第二章 漢魏樂府



樂府起於西漢。本爲官署之名。後乃以名此官署所編製之樂歌。發假而凡入樂之歌皆名焉。發假而凡用此種格調之詩歌無論入樂不入樂者皆名焉。

漢書禮樂志記有『孝惠時樂府令夏侯寬。』然則樂府之官漢初已有。或承秦之舊亦未可知。但此官有紀載價值則自武帝時始。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禮樂志又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歌。……』李延年傳亦云。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歌所造詩爲

之新聲曲。』是知最初之樂府皆李延年調其音節。製成樂譜。其歌辭則或爲司馬相如輩所作。或采自民間歌謠。於是此等有譜之歌。即名「樂府」。

至哀帝時罷樂府官。見樂志東漢一代。此官存置無考。然民間流行之歌謠。知昔者輒被以樂而製爲譜。於是樂府日多。漢魏禪代之際。曹氏父子兄弟祖孫——魏武帝操。文帝丕。陳思王植。明帝叡——咸有文采。解音律。或沿舊譜而改新辭。或撰新辭而並創新譜。樂府於茲極盛矣。

關於記載樂府歌辭及其沿革之書。可考者列舉如下。

漢書禮樂志。漢注國撰

存

志中敘樂府起原及錄載房中歌郊祀歌全文。最爲可寶。

樂府歌詩十卷。太樂歌辭二卷。晉荀勗撰

佚

見唐書藝文志。前種似久佚。後種宋時猶存。郡齋讀書志著錄。又古今樂錄曾引荀勗語。係由技錄轉

引想亦爲荀勗所著，不知卽在此二書內否。勗爲晉代大音樂家，其所著笛律今尙存，亦有歌辭傳後。  
元稹正聲技錄一卷。宋王楙撰

隋書經籍志稱梁有此書。唐初已亡。古今樂錄又曾引張永技錄，不知永與解是否一人。  
伎錄。宋王楙撰

各史皆不著錄。惟古今樂錄引之，鄭樵郭茂倩亦屢引之，不知是否宋時仍存。抑鄭郭從樂錄轉引，疑樵之樂府分類多本此錄，似是一有系統之書。

廣樂記。查稱撰

柁不知何時人。此書各史志皆未著錄。惟宋書樂志引之，則當爲沈約以前書。  
宋書樂志。疑沈約撰

南齊書樂志。疑王子顯撰  
鼓漢魏晉樂府變遷沿革原詳。漢魏歌及許多樂府古辭皆賴以傳。

拂舞歌詞賴此以傳。  
古今樂錄十三卷。隋釋智匠撰（新舊唐書皆作智丘）

此書當爲六朝時錄樂府總匯之書。隋唐宋志皆著錄。想元初猶存。鄭樵郭茂倩所引甚多。輯之尙可成帙。

樂府歌辭八卷。樂府辭調六卷。隋釋智匠撰

前一種惟新唐書經籍志著錄，後一種隋志、新舊唐志皆著錄，譯爲隋代音樂大家，隋雅樂出其手定。此書未見他書徵引，不知是否專紀隋樂。

晉書樂志，唐太宗勅撰

存

全採沈約宋志，間有加詳之處，隋唐以後各史樂志與古樂府無甚關係，不復論列。

樂府歌詩十卷，唐程子撰

樂府志十卷，唐孫愬撰

佚

樂府雜錄一卷，唐段安節撰

存，見類編本

此書多言樂器沿革，及唐樂章，關於漢魏樂府資料甚少。

俱見唐書經籍志。

樂府古題要解二卷，唐吳兢撰

存，津逮秘書本

此書分相和歌、拂舞歌、白紵歌、鐃歌、清商、雜題、琴曲等類，各列曲題，每題考證其來歷，實研究樂府最

重要之資料，競尙有古樂府詞十卷，郡齋讀書志著錄，今佚。

樂府古今解題三卷，唐鄭昂撰（或云王昌齡撰）

見唐志。

樂府解題，先名佚

宋史藝文志著錄，樂府詩集徵引甚多，當是郭茂倩以前人所著，但據郭所引，什九皆吳兢原文，想是

宋人剽竊兢書而作耳。

樂府廣題二卷。北述撰佚。

見宋史藝文志。建何時人待考。

通典樂典。唐杜佑撰存。

此書雖特別資料不多。然清商樂諸曲調之存佚。言之頗詳。

通志樂略。宋鄭樵撰存。

權論古最有特識。著述最有條理。此書將樂府曲調名網羅具備。詳細分類。眉目極清。甚便學者。但權

主張「詩樂合一」之說太過。將許多不能入樂之五言一併收入。是其疵謬。又分類亦有錯誤處。下

文詳辨。

系聲樂譜二十四卷。宋鄭樵撰佚。

樂略云。「臣謹考挂古今編繁節奏。」此書見宋史藝文志。想即其編繁節奏之本質言之。即樂府聲

譜也。惜書已佚。但漢魏樂府之節奏。權時能否尚存。實不能無疑。

樂府詩集一百卷。宋郭茂倩撰存。

此書集各家大成。搜羅最富。研究樂府者必以此為唯一之主要資料。但錄後代仿擬之作太多。貪博

而不知別裁。有喧賓奪主之患。是其短處。

古樂苑五十二卷。衍錄四卷。明徐即許撰存。

中國之英文及其歷史

此書因襲郭著有副有補較爲潔淨。

古詩紀一百五十卷。明馮惟勳撰

此書雖非專錄樂府，但所收歌謠之類最多，可補郭著之闕。

關於樂府之著述，存佚合計，略具於此，其現存可供主要參考品者，則漢宋二志、吳郡郭三書，其最也。樂府之分類，似草創於王僧虔技錄，而鄭樵樂略益加精密，今將樵所分列表如下。

第一類……………短笛錄歌二十二曲

第二類……………總舞歌五曲  
持舞歌五曲

第三類……………鼓角歌吹十五曲  
胡角十角

漢晉歌三十曲

吟嘯四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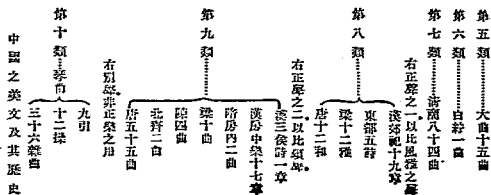
四柱一曲

第四類相和歌  
平四七曲

清調六曲

瑟調三十八曲

楚調十曲



右正統之條。

第十一類：舞曲。文武舞二十曲。

唐三大舞。

右別名之條。

第十二類……有辭無譜者四百十九曲（內又分二十五門今不備錄）。

右遺解以詞邊語。

原文錄八百八十九曲，分爲五十二類，今依其性質，合併爲十二類。

鄭樵把自漢至唐的曲詞搜輯完備，嚴密分類，令我們知道樂府性質和內容是怎麼樣。這是他最大功勞。因爲正史樂志，專詳郊祀樂章，至多下及鑄歌而止，別的部分都抹殺，其實相和清商諸調，占樂府最主要之部分。史家以其無關朝廷典制，而輕視之，實屬大誤。鄭氏之書，最足補此缺點，但其分類錯誤之處，似仍不少。下文當詳辨之。

郭茂倩樂府詩集，其分類與鄭樵稍有異同。

卷一至卷二二 郊廟歌辭

卷二至卷三 雜詩歌辭

卷一四至二〇 鼓吹曲辭（即短笛、笙歌）

卷二一至二五 橫吹曲辭（即鼓角及胡角）

卷二六至四三 相和歌辭

一 六引。二 曲。三 吟。四 四。五 平。六 游。七 瑟。八 楚。九 大。

卷四四至五一 清商白辭

一 吳聲歌曲。二 神弦歌。三 西曲。四 江南弄。五 上聲歌。六 梁雅歌。

卷五二至五六 雜曲歌辭

卷五七至六〇 琴曲歌辭

卷六一至七八 雜曲歌辭

卷七九至八二 近代曲辭

卷八三至八九 雜歌謠辭

卷九〇至一百 新樂府辭

右目錄中所謂近代曲辭者，乃隋唐以後新譜，下及五代北宋小詞，與漢魏樂府無涉。所謂新樂府辭者，乃唐以後詩家自創新題，雖稱樂府，實則並未嘗入樂。所謂雜歌謠，則「徒歌」之謠，如前章所錄者是。以上三種，嚴格論之，皆不能謂為樂府。舞曲、琴曲，則古代皆有，曲無辭，如小雅之六笙詩，其辭大率六朝以後人補作也。自餘郊廟、燕射、鼓吹、橫吹、相和、清商、雜曲七種，則皆導源漢魏，後代循而衍之，狹義的樂府，當以此為範圍。今根據鄭郭兩書，分類錄錄樂府作品，以漢魏為斷，其六朝作品，次章別論，唐以後不復列。

一 郊廟樂章

今所傳漢樂府，非惟不知撰人名氏，即年代亦難確指，其可決為西漢作品者，惟漢書禮樂志所載房中郊祀兩歌。



房中歌 十七章分章依段漢書原文但只得

大孝備矣純德昭清高張四縣注蘇古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旌翠旌附記禮法者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娛禮也庶幾是隱弱弱音送細齊人情案齊音送作荆音言能認荆人之情也超

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踴躍經緯冥冥

我定曆數人告其心救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禮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臻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昭式案此三句清明也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海內有慕紛亂東北詔攝成

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劉敞曰每旬有曲清明也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海內有慕紛亂東北詔攝成

大海蕩滌水所歸高賢愴愴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愴樂民人注言高賢愴秋於也揚雄賦曰秋秋於

班固作秋同一文法前章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豐草萋女蘿旌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雷震震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約讀曰要方也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威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赫遂芳省茲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畧文章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禕永福

禮禮卽卽師象山則鳥呼孝哉案撫戎國替夷靖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嘉游芳矣告靈爨矣告靈既獲德音孔敏惟德之域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

淡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茲，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康，受福無疆。

漢志云：「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服虔曰：「高帝紀也。」）趙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

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籍管，更名曰安世樂。」因

歌名房中，又成於婦人之手。後世望文生義，或指爲閨房之樂，此種誤解，蓋自漢末已然。魏明帝時，侍中繆

奏言：「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省讀漢安世歌，說「神柔燕享，嘉薦令儀」，無有二南后妃風化

天下之言……宜改曰享神歌。」今案，繆說甚是。房中歌蓋宗廟樂章，故發端有「大孝備矣」之文。然雖經

繆辨明，而後世沿譌者仍不少。鄭樵依違其說，乃曰：「房中樂者，婦人禱祠於房中也。」可謂瞎說。「房」

本古人宗廟陳主之所，這樂在陳主房奏，故以房中爲名。後來房字意義變遷，作爲閨房專用，故有此誤解耳。

此歌爲秦漢以來最古之樂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胎息出於三百篇，而詞藻稍趨華澤，音節亦加舒曼。周漢

詩歌嬗變之跡，最可考見，又此爲漢詩第一篇，而成於一夫人之手，足爲中國婦女文學增重。

### 郊祀歌 十九章

練時日，侯有望。（顏注：練，請管籥，延四方。李奇曰：管籥，謂也。續香，謂也。）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

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蕩，震潛心。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緼豫爲紛黼黻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効歌  
虞秦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兮瑟會軒朱璣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性質俱進聞蒼神奄留  
臨須搖長麗前接光耀明寒暑不忒况皇章展詩應律韻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晉永  
久長聲氣遠條鳳鳥揚神夕奄虞蓋孔享 右天地第八。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超乘池循觀是邪爾何

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詞使我心若超乘若順也善也若若順也善也若若順也善也若若順也善也其何不徠下也茲乘黃不來下應動

曰乘黃翹翼而升天 右日出入第九。

太一沉天馬下雷赤汗沫流諸志假僮精權奇覆浮雲陸上馳體容與遙萬里今安匹誰爲友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章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

搖舉謹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遊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閭闔觀玉臺 右天馬第十。

天門開歎湧蕩穆並騁以臨覆光夜燭德信著盛發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爲堂飾玉楹以舞歌體招搖

若永望星留愈塞閉光照紫樞珠煇黃轡比散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

長至重觴神斐回若留放殫翼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寥上天知厥時泛泛溟溟從高崝段動此路臚所

求佛正嘉吉弘以昌休嘉殄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閩紛云六幕浮大海 右天門第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伴開闢爰推本紀汾雕出鼎皇佑元始五音六律依韋響昭雜變並

會雅聲遠桃空琴瑟結信成四典邈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醴醇醴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拓

擬析朝醒微感心收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種種復正直往甯馮鱸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種種豐年  
四時祭 右景星第十二。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劾異披圖案牒玄氣之精回復此都臺臺日茂芝成靈華 右齊房第十三。

后皇嘉搜玄玄黃服物發冀州兆靈祉福沈沈四塞徼狄合處經營萬億成遂厥宇 右后皇第十四。

華燿燿固靈根神之游過天門車千乘教昆侖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駢沓杳般縱縱神

之徠泛翊朝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愉臨擅宇九疑寶運龍舞神安坐翔吉時共翊朝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福滂

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元橫秦河莽若雲增揚波徧颺歌騰天歌 右華燿第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拓嘉搜椒蘭芳璧玉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與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成畢靡靈

輿位偃塞驪并汨騰析奚道淫淥澤淫然歸 右五神第十六。

朝闕首覽西垠雷電奈癡白騁爰五止顯黃德圖何唐靈嚮陞闕流離抑不詳賓百依山河覆掩回轅鬚長馳騰

雨師洒路陂流星隕威惟風雷歸雲搔懷心 右朝闕首第十七。

象戴瑤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亦雁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右象戴瑤第

十八。

赤蛟綬黃華垂露夜零裘睡濫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靈股股爛揚光延

壽命永未央杳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聰穆象與轡稟然逝旌委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表

右赤蛟第十九。

漢書禮樂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據此，知此歌爲武帝時司馬相如等所作，而李延年製其譜，但成之非一時。天馬、景房、朝隴首、象戴、險諸章，各按年分事，其不敘者，想亦歷若干年陸續作成，但時日難確考了。作歌者非一人，想隨時更互有訂改。製成帝時區衡尚改兩句可知前此亦有之故不著明某章爲某人作，惟青陽、朱明、西頤、玄冥四章，注明爲「鄒子樂」。當是鄒陽作。陽、景帝時人，似不逮事武帝，想是當時樂府采其詞以製譜。然則十九章中，此四章時代又較早了。朝廷歌頌之作，無真性情，可以發摠，本極難工。況郊廟諸歌，越發莊嚴，亦越發束縛，無論何時何人，當不能有很好的作品。這十九章在一般韻文裏頭，原不算什麼佳妙，但專就這類詩歌而論，已是「後無來者」。試把晉宋隋唐四志所載王粲、魏、傅玄、荀勗、沈約……諸家樂章一比較，便見。

這十九章在韻文史裏頭，所以有特殊價值，因爲他總算創作，他的體裁和氣格，有點出自詩經的三頌，卻並不襲三頌面目，有點出自楚辭的九歌，也不襲九歌面目，最少也是鑄鑄三頌九歌，別成自己的生命。

十九章中，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皆有，又或一章中諸言長短並用，開後世作家無限法門。

各章價值，又自分高下。鄒子四章最醇古，有雅頌遺音，分詠四時，各各寫出他的美和善，春則「枯槁復產，迺成厥命。」夏則「桐生茂豫，靡有所訕。」秋則「沈疇霜殺，緝舊不廢。」冬則「革除反木，抱素懷稷。」皆從自然界的順應，看出人生美善相樂的意義。

練時日天門開二章，想像刀豐富，選辭腴而不穢，實諸章最上乘。景星章七言句，迥脫渾健，遠非秋風辭靡靡。

之比。天馬二章亦有逸氣。其餘諸章便稍差了。

二 郊廟樂章以外之漢樂府在魏晉間辭譜流傳者

我的研究漢樂府歌辭所靠的資料。除前所錄房中郊祀兩歌見漢志外。最古者便是沈約宋書樂志。

晉書所記亦誤其樂志在魏晉以前其編著者在後。彼志所錄魏晉以後辭皆標明某人作。內有不載作者姓名而單題曰「古詞」者。

沈約自言其體例云：「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語。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

據此可知凡宋志中所謂「古詞」。決爲漢人作品。總在魏武帝之前但漢運歷四百年之久。諸謠詠究屬何時

所造。無從考證。依我推測總該以屬於東漢中葉以後者爲最多。因爲年代愈久則散佚愈易。西漢武帝時樂

府所采。傳下來的至多不過百中之一二罷了。

漢樂府詞多有不能句讀且文義絕對不可解者。此非如尋常古書文字傳寫訛奪而已。蓋其辭從伶工傳習

之本轉錄。而伶工所傳。實爲樂譜。將歌詞與音符後世之工尺寫在一起。景祐廣樂記所謂「言字訛謬。聲辭難

書。」古今樂錄「所謂聲辭。豈相難不可復分。」明宋志於宋饒歌詞下亦注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話不

可復解。」蓋我國樂譜製法拙劣。以致古樂一無遺留。間有一二。則聲辭攪攪一團。既不能傳其聲。反因而亂

其辭。最可痛惜。試將宋志所載漢魏歌錄出第一第二兩章以示其概。

央聲曲

朱簡以爲路督邪。爲何食食。下不之食。不以吐。君以問。詐者。

思部爲曲

思部爲唐思華歌美人任以思部爲也。但爲思部首列逐按覓食文君疊于五身得六拉查萬飛莫安宿。

錦歌中有文義可解——且絕佳者。下文別錄之。但其中大部分詰屈不可句讀率類此。

試更取一章併錄漢魏晉宋四代歌詞如下。

艾如班 (錦歌第三章)

(漢曲)

艾如班羅夷於

何行成之四時

和山出黃從亦

有種雀以爲飛

齊在何爲此倚

欲誰言露室

(魏曲)

班月布，

殿陳宮，

班夷鼓歸，

國野萃堆，

囊括天下，

洞壑中。

(晉曲)

征遊東，

敵失鋒。

成雲通日域，

遺旆投首，

羣逆既斷，

成雲佈，

朔北聲恩。

海表益附。

武功赫赫，德崇若布。

(宋曲)

幾合吾呼旆舍府執茶隨

唯武子邪舍身復斷相風

其右其左

幾合吾呼旆破胡執茶隨

晉剛武子邪舍身身令

險入海想風及後

幾合吾呼旆公赫吾執茶

隨吐吾武子邪舍身身公

赫吾旆立旆布隨布

一調譜。而魏辭最短。僅二十一字。漢晉辭皆三十五字。宋辭則多至八十字。可見所添之字。皆聲辭相雜之結果。試想卿雲歌僅十六字。今用爲國歌所用。音符有多少箇呢。若將音符逐一寫作「上工尺一合六凡」等字而與歌辭相雜。如何能說。宋志中極有限之「古詞」。緣此而失其文義者又不少。真可惜極了。



漢樂府辭譜俱全流傳最久者爲鑿歌，亦名鼓吹曲，實軍樂也。凡二十二曲，內四曲佚其辭，今將其曲名次第，及魏晉依譜所造新歌列表如下。

鑿歌二十二曲

(漢)

- 1 朱鷺
- 2 思悲翁
- 3 艾如張
- 4 上之回
- 5 雁雁
- 6 戰城南
- 7 巫山高
- 8 上陵
- 9 步出軍
- 10 君馬黃
- 11 芳華
- 12 有所思
- 13 雄子班
- 14 聖人出
- 15 上壽

(魏)

- 1 初之平
- 2 戰鬪
- 3 獲百布
- 4 克官渡
- 5 吾芳
- 6 定武功
- 7 居柳城
- 8 平南羽
- 9 平關中
- 10 應香荆
- 11 瘦黑
- 12 太和 魏晉用十二曲

(晉)

- 1 樂之祥
- 2 宜安命
- 3 征遼東
- 4 宜勅政
- 5 時節多難
- 6 登龍鼎
- 7 平玉衡
- 8 百揆
- 9 因時運
- 10 惟庸封 (當有所思)
- 11 天序
- 12 承運期 (當上邪)
- 13 全靈遇 (當君馬黃)
- 14 於穆我皇 (當雄子班)
- 15 仲春振旅 (當聖人出)

16 班馬交

17 澄如期

18 石留

19 蔣成

20 玄雲

21 黃世行

22 鈞卒

北四曲歌辭佚

16 夏雷田

17 仲秋欄田

18 從天誦

19 唐楚

20 玄雲

21 伯益

22 鈞卒

以上曲調名稱，在文學上本無甚關係，因鑄歌在樂府中最高為重要，故稍詳其歷史沿革。

魏晉以後鑄歌，乃由「幫閒文學家」按舊譜製新辭，一味恭惟皇帝，讀起來令人肉麻，更無文學上價值。漢鑄歌則不然，其歌辭皆屬「衍陌謠謳」，大概是社會上本已流行的唱曲，再經音樂家審定製譜，所以能流傳久遠，很可惜聲辭相混不能解讀者過半，內中幾首，雖間有三五訛字，然大體尚可讀，今錄之如下。

戰城南（第六首）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

爲我謂烏：「且爲客哀，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葦冥冥，烏騎戰鬪死，鶻馬裴回鳴。

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此九字，似有脫字，未泰而獲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

此詩代表一般人民厭惡戰爭的心理，好處在傾瀉胸臆，總不含蓄，用這種歌詞作軍樂，就後人眼光看起來，很像有點奇怪，但當時只是用人人愛唱的，像並沒有什麼揀擇和忌諱，這首歌寫軍中實感，雖過於悲憤，亦含有馬革裹屍的雄音。

上陵（第八首）

上陵何美美，下律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

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竿。木蘭爲君楫，黃金錯其間。

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山林乍開乍合，不知日月明。

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遊遊，四海外。

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這首詩差不多沒有韻，但細讀仍覺音節渾成，意境有點像離騷遠遊。

君馬黃（第十首）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

易之有魏蔡有緒，此句不能解不

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

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此首像純是童謠，意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但拙得有味。

有所思（第十二首）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瑤瑀簪。

用玉紹綴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

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

相思與君絕，鴛鴦狗吠，兄嫂當知之。

妃呼嚕，秋風蕭蕭晨風颯，東方須臾高知之。

這一首戀歌，正是「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正面，賭咒發誓，斬釘截鐵，正見得一往情深，後代決無此

奇作，專門詩家越發不能道其隻字。

上邪（第十五首）

上邪，北二字不可解，或疑感歎，或疑呼發。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又是一首情感熱到沸度的戀歌，意境，格調，句法，字法，無一不奇特。

臨高臺（第十六首）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鸝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

漢鑄歌十八首中，比較的可以成篇的，就算這六首了，其餘或僅幾句可解，或全首都不可解，真是可惜。

鑄歌成於漢代何時，今靡確考，據晉中興書則謂武帝時已有樂府詩，我們雖不敢斷定，但認爲西漢作品，大

概還不甚錯。惟未必全部都出武帝時耳。上段篇有「廿餘年」他那種古貌古心古香古澤和別的樂府確有不同，我們既認許多樂府是東漢末年作，這十八首的時代當然要提前估算。此外樂府曲調名經鄭樵依據伎錄，古今樂錄等書及宋晉兩志分類列目如下。

漢程舞歌五曲

京和二年中  
四中有野女  
樂久長  
四方星

殿前生桂樹

右漢代燕享所用，其辭至魏初已亡，魏晉皆依舊譜作新歌。

拂舞歌五曲

白鳩  
濟濟  
獨流  
碣石

淮南王

右漢歌五曲，魏武帝更分碣石爲四，共八曲。

黃鐘吟  
隨頭吟

洛陽道  
長安道

聽記  
雨雲

鼓角橫吹曲

窈行人

豪俠行

劉生

折楊柳

梅花落

古劍行

關山月

紫羅馬

洛陽公子行

胡角橫吹十曲

實鶴

入塞

臨頭

折楊柳

出關

實翠子

入關

赤之楊

出張

窈行人

管志云：「胡角者，本以應胡笛之聲，後漸用之橫吹，即博望（塞）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世得摩訶兜勒一曰。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樂府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有，用者有黃鐘、臨頭……赤之楊、窈行人十曲。」樂府解題云：「後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蓮花落、紫羅馬、劉生八曲，合十八曲。」（樂府詩集引）按此，則鼓角胡角，實同一樂，乃從西域傳來，李延年以製隨者，外國音樂之輸入，實自此始。鄭樵鼓角胡角分爲二，似未確，但延年之二十八解，非僅歌辭多佚，即調名亦半已無復，據所錄合二十五曲，除去重複四曲，餘二十一曲，又除魏晉後新者八曲，餘十三曲，然則延年舊曲名失考者，尙十五曲也。

江南行

短歌行

豔歌何嘗行

度關山

燕歌行

步出夏東門行

長歌行

秋胡行

野田黃生行

蓮聲

苦寒行

滿歌行

飲冰室專集

相和歌三十曲

高里	重為行	權歌行
鐘瑒	持上行	雁門太守行
對酒	善說行	白頭吟
烏生八九子	東門行	氣出填
平陵樂	西門行	精列
陌上桑	煌煌京洛行	東光

右三十曲。鄭德云『漢晉歌』

相和歌吟嘯四曲

大雅吟	楚妃嘆
王昭君	王子喬

相和歌四柱一曲——蜀國四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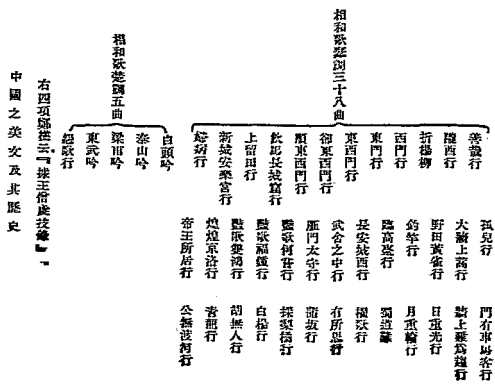
右二項鄭德云『據甄永元著技錄』

相和歌平調七曲

長歌行	君子行
短歌行	燕歌行
猛虎行	從軍行
	鞠歌行

相和歌清調六曲

苦寒行	相逢狹路闕
豫章行	碣上行
董逃行	秋胡行



中國之英文及其歷史



飲冰室專集

大曲十五曲

- 東門行—東門
- 折楊柳行—西山
- 豔歌羅敷行—羅敷
- 西門行—西門
- 折楊柳行—鼓吹
- 野田黃雀行—黃雀
- 步出夏門行—碣石
- 豔歌—何世行—何世

右一項歸德不肖所本今案蓋採宋書樂志

白紵歌一曲—白紵歌

子夜—即白紵

游南曲七曲

- 前溪
- 烏夜啼
- 石城樂
- 莫愁樂
- 襄陽樂
- 王昭君

右一項歸德不肖所本今案蓋採吳兢樂府古題要解

- 白紵
- 公莫舞
- 已益

- 歡聞歌
- 關扇郎
- 機蓮
- 烏衣飛
- 楊奴兒
- 滌歌

游歌行—相樂

步出夏門行—夏門

樛歌行—右大化

雁門太守行—洛陽令

白頭吟

齊附三十三曲

明之君

鐸舞

白鳩

白紵

千夜

吳楚四時歌

蘭溪

長史慶

丁香蓮

豫曲

身夜啼

竹竿樂

石鼓樂

英瑟

蕤閣

聽瑟

香林歌

三洲

採桑度

玉樹後庭花

堂空

泛龍舟

奉江花月夜

右一項，屬檢不音所本。今案，蓋梁社伯通與，齊宮在唐武后時，猶存六十三曲。至伯時則僅此三十三曲也。唐書樂志亦采伯說。

西涼五曲

龜茲二十曲

天竺二曲

康國四曲

疏勒三曲

安國三曲

高麗二曲

羅摩二曲

夷樂四十一曲

琴操五十七曲（曲名不錄）

箏瑟四百十八曲（曲名不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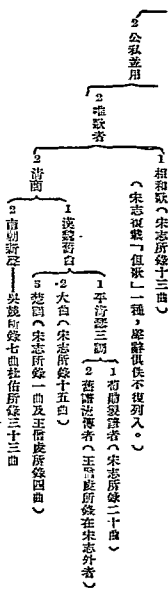
中國之英文及其歷史

這疑者，應標開本有節奏而後乃失之也。比此古之說時，但所列四百十八曲之曲名，半多疑於六朝人五言詩，並非樂府。

右鄭樵所搜錄者如此，其後郭茂倩雖稍有分合，然大體皆與樵同。內曲名重複互見者雖甚多，然搜輯之勤，我們對他總該表謝意。然樵有大錯誤者一點，在把「清商」與「相和」混爲一談，均於相和歌三十曲以外，復列相和平調清調瑟調楚調四種，而清商則僅列七曲，附三十三曲，皆南朝新歌。一若漢魏只有相和別無清商者，殊不知惟清商爲有清平瑟三調。楚調是別出的，而相和則未聞有之。凡樵據王僧虔伎錄所錄之五十一曲，皆清商也。宋書樂志以下有云：「相和，漢高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十七曲。朱生宋誠，列和等合之爲十三曲。」此十三曲宋志全錄。1 氣出唱，2 精列，3 江南，4 度關山，5 東光乎，6 十五，7 薤露，8 蒿里，9 對酒，10 雞鳴，11 烏生，12 八九子，13 平陵，14 陌上桑，魏明帝時所傳相和歌止此，並無三十曲之說也。至於清商，則杜佑通典云：「清商三調，並漢氏以來舊典，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佑所謂史籍，卽指宋志也。宋志錄完相和十三曲之後，另有一行云：「清商三調歌詩，荀勗撰舊詞施用者。」此下卽分列平調六曲，清調六曲，瑟調八曲，則此三調皆屬於清商甚明。王僧虔所錄平調增一曲，瑟調增三十曲，僧虔與沈約同時，所增者約蓋亦見，但作史有別裁，不能全錄，但錄荀勗造譜之二十曲耳。而鄭樵讀宋志時，似將「清商三調荀勗撰」一行滑眼漏掉，漫然把宋書卷二十一所錄諸歌，全都歸入相和，造出「相和平調」……等名目。於是本來僅有十三曲的相和，無端增出幾十曲來。本有幾十曲的清商，除吳聲七曲外，漢魏歌辭一首都沒有，樵亦自知不可通，於是復曲爲之說，謂「漢時所謂清商者，但尙其音耳。晉宋間始尙辭，觀吳兢所纂七曲，皆晉宋間曲也。」殊不知清商三調，本惟其音不惟其辭。魏書樂志載陳仲孺奏云：「瑟調以角爲主，

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宮爲主。其性質如朱樂府之有南呂宮、仙呂宮、大石調、小石調……等。本屬有聲無辭。其被之以辭，則衍爲若干曲，有陌上桑、相逢善哉……諸名，則猶宋樂府各宮調中有菩薩蠻、浪淘沙……諸曲。鄭樵說：『漢但尚音。』實則晉宋何管不是尚音，他說：『晉宋尚辭。』實則晉宋間辭倒逐漸散亡了。宋志戴王僧虔奏云：『今之清商，實猶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九重，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這便是清商漢魏間有辭而晉宋間散佚之明證。鄭樵的話，附附說倒了。大抵晉清商割地，始自吳兢，而鄭樵郭茂倩沿其誤。今據王僧虔沈約所記載，復遺其存，又宋志於三調之外，復有所謂「大曲」、「及楚調」，其性質如何雖難確考。既王僧虔以類相次，則宜並屬清商。至通典所載清商諸曲，則專就唐時現存者言。清商在南朝遞有增加，至唐時則遠代之漢魏曲盡亡，存者僅近代之梁陳曲耳。今依鄭樵別造樂府類別表如下。





各種樂府除房中郊祀辭譜同時並製，郊祀多出當時著名文學家手筆外，自鑄歌以下，皆宋志所謂「采自街陌謠諠」所謂「始皆徒歌，既而被諸管」，故欲觀兩漢平民文學，必以樂府為其淵海。房中郊祀鑄歌，前已具錄，左方所錄，斷自鼓角橫吹以下。

左方所錄，全採樂府詩集之標題「古辭」者。「古辭」之名，起於宋志，後之錄樂府者皆襲之。宋志定「古辭」界說，謂「並漢世街陌謠諠」，惟樂府詩集所錄古辭，多於宋志一兩倍，未必盡出漢代，今以意別擇，其確知為魏晉後作品者，不錄，界在疑似間者，姑錄之，仍以鄙見，間加考證焉。

隴頭 (橫吹)

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右一篇樂府詩集編入梁鼓角橫吹曲中，然樂府古題要解稱漢橫二十八曲，魏晉間存者十曲，隴頭在焉，此詞矯健樸茂，雖未必便出李延年，要是漢人作品。

出塞（橫吹）

侯騎出甘泉，奔命入居延，旄作浮雲影，陣如明月弦。

漢橫吹二十八曲，據晉書樂志言當時存者僅有黃鶴、隴頭、出關、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今存者只此一曲，歌辭尚好，但對偶聲病頗隨處，頗疑是齊梁後作品，最早亦不過晚漢人擬作，若謂出李延年，我斷不敢信。

紫騮馬（橫吹）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紫騮馬這詞也是胡角橫吹，但屬後人所加，不見李延年廿八曲之內。樂府詩集何時所加卻無可考了，此歌樂府詩集載在樂胡角橫吹項下，全首之前尚有八句，又引古今樂錄云，十五從軍征以下是古辭，然則非梁時作品明矣，依我看，全首風格樸茂，可以認爲漢作，至其詞之沈痛，又在杜老三別之上，不用我贊美了。

樂府引（相和六引之一）

崔豹古今注云：『樂府引者，魏鮮于璠撰，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與麗玉，有一白首狂夫，位雖甚盛，亂漢而沒，其妻因而止之，不及遂，麗玉而死，於是採怨爲百歌曰：『公無渡河……』聲甚悽慘，自彩亦投河死。子高遂以詔麗玉，麗玉傷之，乃引樂後而寫其聲。』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將奈公何。

這歌不用一點詞藻，也不著半箇哀痛悲愴字面，僅僅十六箇字，而沈痛至此，真絕世妙文。

江南曲一名江南可采蓮（相和）

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這歌像是相和歌中最古者，所以各書論及相和歌歷史，便首舉之。歌辭也不見什麼特別好處，但質樸得有

趣。  
薤露，蒿里（相和）

輿約古今注云：「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曰人死魂歸，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曰之挽歌。」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誰家地，聚散魂魄無賢愚。樂府詩集云：「蒿里，山名，在泰山南。」鬼伯一何相催促，人民不得少踟躕。

此二歌是否必出田橫門人，雖不可知，要當在李延年以前實漢歌中最古者。

雞鳴一名雞鳴高樹嶺（相和）

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湧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解）

黃金爲君門，碧玉爲軒闕，堂上雙尊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豔，復出郭門王。案此二句似有雞字（解）

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三)

兄弟四五人，皆爲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頽頽何煌煌。(四)

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五)

右歌舊不解，今分作五解，每解六句，各解似皆獨立，文義不相連屬，又間有全句和別的歌大同小異者，殆

當時樂人喜唱之語，故不嫌犯複，漢魏六朝樂府多如此。

鳥生一名鳥生八九子 一名鳥生十五子 (相和)

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案自西云：端坐，案此歌連用「端」字，凡五處，似難解，疑「秦氏家有

遊蕩子，工用睢陽鹽，蘇合彈。案蘇合爲弓之異名，爲左手持彈，彈兩丸，出入鳥東西，啗我一丸，卽發中鳥身，鳥死，魂魄飛揚上

天，阿母生鳥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啗我，人民安知鳥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

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尙復得白鹿脯，啗我，黃鶴摩天極高飛，後宮尙復得烹煮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

釣鉤尙得鯉魚口。

啗我，人民生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此歌大旨言世路險虛，禍機四伏，難可避免，因賭鳥子而觸發故詳敘其事，而述所感，復推想到白鹿黃鶴鯉魚作陪，以廣其意，末二句點出實感。

平陵東 (相和)

古今注云：平陵東，漢魏晉門人所作。案唐房昶云：「平陵，秦相方通之少子，爲東郡太守，以玉葬，方疑漢，舉兵討之，不克，見害。」門人作



賦以經之也。」

平陵東。松柏樹。不知何人劫義公。

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

兩走馬。亦誠難。願見追吏心中側。

心中側。血出澀。歸告我爹賣黃犢。

陌上桑三解。一名日出東市（大曲）

古今注言羅敷邯鄲人。爲千乘王仁妻。不知何緣。孔在東市。亦有羅敷名。蓋當時用以代表好女子。其事實可不必深考也。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豈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  
鬢。耳中明月珠。綉綺爲下裙。紫綵爲上襪。行者見羅敷。下擔持盃盃。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耰。鋤  
者忘其鋤。歸來相怒怨。但坐觀羅敷。（解一）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妹。」「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  
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甯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解二）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  
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鬢髮頗有鬢。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  
皆言夫婿殊。」（解三）

樂府詩集注三，「三解前有豔，豔自後有趨。」案，「豔」與「趨」皆音樂中特別名詞，樂府中在末一解之前有「豔」，全曲之末有「趨」者不少。

這首歌幾乎人人共讀，用不著我贊美的批評，我感覺最有趣的是第三解，沒頭沒腦的贊他夫婿大吹特吹，到末句戛然而止，這種結構，絕非專門詩家的詩所有，晉傅玄有豔歌行，將此歌改頭換面，末兩句作為羅敷，告使君語云，「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真臭腐得不可嚥，「嗚呼！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 王子喬（相和吟歎）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遊，參駕白鹿雲中遊下遊來。

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靈戲遊靈上建，建靈降廣里，踐近高，高精仙宮，超鶴三台，東遊西海，五嶽山，遠遊靈樂，靈靈。

三王五帝不足令，我聖祠應太平，羨民若子，亦父切當究天，禱永康寧。

王女羅華吹簫，簫聲行人遊八極，鳴吐，衝福，翔殿，何聖主，享萬年，悲吟，具帝，延壽命。

「相和吟歎曲」凡四曲。曲目見前表古辭現存者只此一，辭並不佳，且有訛字，因其稀罕，故錄之以備歷史。

### 長歌行其一（清商平調）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此歌音節諧順，絕似建安七子詩，與其他漢樂府氣格不同，但既相傳為古辭，或是晚漢作品耳。

### 長歌行其二（清商平調）

中國之英文及其歷史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綆亦幘。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強。髮一白更異，延年壽命長。

碧岩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思，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颯風吹長葦，天天枝葉傾。黃鳥飛相追，皎皎弄音聲。竚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

此歌樂府詩集連寫作一首，細釋文義，似確是兩首。當是傳抄者誤會耳。齊作兩首，每首半句與「齊前一首」同，中發「那首正相等」。

純屬漢樂府音節，後一首已帶建安詩風。

猛虎行（清商平調）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此歌樂府詩集不錄入正文，惟於魏文帝猛虎行之前著一小序引及之，未知其辭是否止於此。

君子行（清商平調）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哺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此歌全屬建安詩風，且亦不見佳。

豫章行（清商清調）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青雲，下根通黃泉。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口何皎皎，楊落口口口。根株已斷絕，顛倒巖石間。大匠持斧繩，鋸墨齊兩端。一驅四五里，枝葉自口口口口口。舍爲舟船燭，身在洛陽宮。根

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

吾生百年口，自口口口俱，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空格皆原詞

此歌與鳥生八九子同一意境，氣格亦略相類。

董逃行五解（清商清調）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峻大難言，遙望五嶽端，黃金爲闕班璣，但見芝草葉落紛紛。（解一）

百鳥集來如烟，山獸紛紛，騁群邪。案群邪，騁也。其端鳴雞聲鳴，但見山獸按戲相拘繫。（解二）

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寇。案此七字，疑有訛誤。傳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聖道求得一命延。（解三）

教勅凡吏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捧藥，蝦蟆丸。案謂使元壽藥蝦蟆丸，奉之者，搗使成團也。奉上陛下，一玉杵，服此藥可

得神仙。（解四）

服爾神藥，莫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解五）

續漢書五行志云：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

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僻，董逃，出西門，董逃，窮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風

俗通云：董卓以董逃之歌，主爲己發，大禁絕之。古今注云：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終有董卓作亂，卒以

逃亡，後人習之爲歌章，樂府奏之。趙案：董逃二字，本有音無義，殆童謠尾聲，用以湊節拍，如「丁當」

耳，董卓心虛迷信，因其同音，認爲己諷，如洪憲時禁賣元宵也。但我們因此可以推定「上謁高山」之

歌出現在董卓後，恐是漢樂府中最晚出的了。

相逢行。一名相逢安有疾邪問（清商清調）

相逢欲別問，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尊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鸞鴛鴦。鸞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晉聲何嗶嗶，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未遽央。

此歌與雞鳴高樹類多相同之語句，竊疑兩首中必有一首爲當時伶人所造，採集當時通行歌語而譜以新調。樂府中類此者尙多。

樂府詩集別錄有長安有狄邪古辭一首，其詞與此首大同小異，兩調本屬一調，今不復錄。

六朝人用法調製此歌，改換數字成篇者，不下十數家。荀勗、梁武帝、梁簡文帝、庾肩吾、王罔、徐昉、張率……等，俱見樂府詩集。真是文章孽海，辛稼軒詞調寄清平樂云：「茄簷低小，溪畔青青草，醉裏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媪。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看剝蓮蓬。」正從這首歌的「三婦」脫胎出來，像這樣的模仿，總算有價值呢。

善哉行六解。（清商瑟調）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一解）

經歷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二解）

自惜袖短，內納手知，寒慙無籃，輒以報趙宣。（三解）

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飢不及滾。

歡日常少，感日苦多，以何忘憂，揮筆酒歌。

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游戲雲端。

此首在四言樂府中，音節最錯美，和魏武帝的對酒當歌頗相類，想時代相去不遠，但魏武別有善談行數首。

此首必在其前耳，第一解語頗酸惻，生當亂世汲汲顧影的人確有這種感想。

隴西行一名步出夏門行（清商瑟調）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皇鳴歌嘒，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

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罷豔誕，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

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卻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粗飯」，慎勿使稽留。

庶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

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樂府中意境新穎，結構瑰麗，全首無一懦弱之點者，莫如陌上桑和這篇，這篇以隴西爲題，想是寫隴西風俗。

寫的是一位有才幹知禮義的主婦，卻從天上人「顧視世間」的眼中看出來，寫天上話不多，境界卻是極

美麗閑適，寫主婦言語舉動，瑣瑣如畫，卻無一點堆垛，可謂極技術之能事。

步出夏門行即前（清商瑟調）

邪徑過空廡，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隴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輿爲

我御將吾上天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楹。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妖。

這首末四句和前首起四句全同。兩首不知孰先孰後。當時樂府並不嫌字句抄襲。只要全首組織各有各妙處。

折楊柳行四解。（大曲）

默默施行遠，厥罰隨事來。妹喜殺龍逢，桀放於鳴條。（解一）

祖伊言不用，紂頭懸白旄。指鹿用爲馬，胡亥以喪軀。（解二）

夫差臨命絕，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亡其由余。（解三）

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趨。下和之制足，接輿歸草廬。（解四）

此首堆積若干件故事，別是一格，詞卻不佳。

東門行四解。（大曲）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恨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解一）

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囑。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解二）

「共鋪糜」上用爲也。因倉君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下要對得起蒼天。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

「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行吾。此二字不可解。疑去爲遲。此三字亦不甚平。慎行，望君歸。（解三）

此篇寫一有氣骨的寒士家庭，人格嶽嶽難犯，愛情卻十分濃摯。又是樂府中一別調。

樂府詩集此篇之前何處有西門行古辭一篇凡六解。『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三。但原書引古今樂錄則『魏王僧虔按錄古西門一篇今不傳』然則僧虔時該詩已佚矣。詩集所錄乃據樂府解題者。但該詩辭意淺薄。采古詩十九首中『生年不滿百』一首添補而成。似非古辭。今從付處不錄。

飲馬長城窟行（清商瑟調）

青青河畔草。絲絲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也。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此詩玉臺新詠題爲蔡邕作。但樂府詩集據解題仍題古辭。格調純類五言詩。想時代定不甚早。邕作之說或可信。

上留田行（清商瑟調）

古今注云。『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

里有啼兒似類親父子。謂親父所生之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婦病行（清商瑟調）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有過慎勿宣。』行當折搖思復念之。此句疑有誤字



亂曰。抱時無衣。裙復無裏。閉門寒厲舍。孤兒到市。道逢親父。疑當作交。疑當作泣。生不能起。對父。原作交。今啼泣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父。原作交。今入門見孤兒啼。察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病婦臨終言。『勿令兒飢寒。』亂曰。以下正寫兒飢寒之狀。有兩三孤子。故稍長者能到市逢親父。幼者啼索母抱。父始終未歸。故旁觀者。『徘徊空舍。』嘆惜。『棄置。』

孤兒行。一名放。清商瑟調。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坐駟馬。父母已去。兒嫂令我行賈。——

南到九江。東到齊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纒蠶。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此

字難解。當是下堂。孤兒淚下如雨。

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草。滄館履霜。中多糞藜。拔斷糞藜。腸肉中惶欲悲。淚下溼溼。清滯。桑

桑。

冬無複襦。夏無單衣。

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

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啜瓜者多。願還我帶。兄與嫂戲。獨

且急。歸當與校計。

亂曰。里中一何饒饒。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這首歌可算中國頭一首寫實詩。妙處在把瑣碎情節委曲描寫。內中行汲收瓜兩段特別細緻。深刻情緒自

然活現是寫生不二法門。

雁門太守行八解。(清商瑟調)

孝和帝在時諸附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長少行宦舉適五穀登(解一)

朗相法合歷世衣冠從溫諸帝屬合治行政其護護百姓子養萬民(解二)

外行猛政自懷慈仁文武備具科民富貨移怒子姓備著里魂(解三)

傳殺人比伍同罪對門禁鑿子八尺抽輕薄少年加答決誅諸馬市論(解四)

無妄賊賊念在理冤救是正獄不得荷煩財用錢三十貫釋理年(解五)

賢哉賈散我驅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齊主博言得其人(解六)

臨郡居羣小敢行惡濟身苦體厥在勞動治有能名遠近所聞(解七)

天年不遠早就德貴爲君作嗣安陽李西飲合後世莫不稱傳(解八)

此歌專頌一地方官功德所頌爲王漢字稚子俊漢書有禮例與他歌皆異歌並不佳但既爲漢人作品仍錄之以備一格。

豔歌何嘗行四解一名燕 (大曲)

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十五五雜列成行(解一)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解二)

「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殘」(解三)

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願羣侶。淚下不自知。(解)

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常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原注云「令與」下爲趨

此歌著語不多。然伉儷摯愛。表現到十二分。「五里反顧六里徘徊」「吾欲銜汝吾欲負汝」等句。我們悼亡的人。不能卒讀。

此歌分五段。而舊本只云「四解」。原注又謂「念與下爲趨」。然則末段十句非本文矣。古今樂錄引王僧虔云。「大曲有豔有趨有亂。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樂府詩案「趨」或有歌辭在本文中爲附庸。或並無歌辭由樂工臨時增入以湊音節。如日出東南隅等篇。原注云「曲又最末兩句」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與全文意義不相締屬。始樂工臨時增唱者。樂府中類此者甚多。

相送狹路同之末兩句「丈人且安坐。別後未遑矣。」佳實。與此詞樂工唱完。一曲既送還。有佳曲。安心等等云耳。「詞林」並不選上句之「執瑟」而實。

豔歌何嘗行(五解) (大曲)

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疾足牛。(解)

畏兄爲二千石。中兄被貂裘。(解)

小弟雖無官爵。鞍馬販販。往來王侯長者遊。(解)

但當在王侯殿上。快獨搏蒲六博對坐彈碁。(解)

男兒居世，各當努力。盛迫日暮，殊不久留。(解)

少小相別，甚苦常相隨。念志安足許，吾中道與卿共別離。約身奉事君，禮節不可虧。上慚滄浪之天下，下顧黃口小兒。奈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原注云：「少小」下爲「趨」前爲「趨」。

這首亦有很長的「趨」不在原曲五解中。注所謂「曲前爲「趨」疑當作「前曲」蓋謂「趨」以前之曲皆「趨」。耳。這首的「趨」和前曲不相連屬，當是伶工臨時雜湊。「滄浪天」「黃口小兒」等語，明明割裂東門行湊成。

### 豔歌行 (清商瑟調)

古今樂錄曰：「豔歌行」有直云豔歌，卽此豔歌行是也。若羅敷、何嘗、雙河、羅敷等行，亦皆豔歌。(樂府詩集引)案：普通大曲曲前，有豔，或末行之前有「豔」。此歌及羅敷、何嘗等四行，皆全曲皆「豔」的音節，故專以「豔」名。後人指秀容爲豔歌，誤也。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縫。賴得賢主人，覽取爲我組。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隅。語卿「且勿訝，水清石自見。」石見何樂樂，遠行不如歸。

此詩結構頗有趣，說的一位作客的人流寓在別人家，那家的男人卻亦出去作客。末句「遠行不如歸」總結兩客。

### 豔歌行 (清商瑟調)

南山石嵬嵬，松柏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樹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擺。持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歎，問是何山村。誰能刻鏤此，公輪與魯班。枝之用丹漆，蓋用蘇合香。本是南山松，今

爲宮殿梁。

此歌與豫章行同一命意，但辭不逮彼。

豔歌。（清商瑟調）

今日樂相樂，相從步雲衢。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青龍前鋪席，白虎持棹壺。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姮娥垂明璫，綠女奉瑛瑤。蒼霞揚東譚，清風流西飲。垂露成帷帳，奔星挾輪輿。

此歌樂府詩集不錄，據馮惟訥古詩記補入。此歌專講享受自然界之美，頗富於想像也。但以格調論，除首二句外，全首對偶，末四句頗傷彫飾，疑非漢作，姑存之。

白頭吟。（大曲）

皚如山上雪，皎似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姦妾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繚繚。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樂府詩集載「晉樂所奏」。此曲凡分五解，首四句爲第一解，次四句爲第二解，但在解前添「平生共城中，何管斗酒會」二句，共六句，此下添「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四句爲第三解。「淒淒復淒淒」四句爲第四解。「竹竿」以下爲第五解，但未又添四句。「皚如馬噉莖，川上高士躑」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所添之句殊拙劣，且或與原辭文義不屬，此皆樂工增改原文以求合音樂節拍，如元

人曲本。明清伶人動多增改也。其所增改。或插入別的歌謠等句。如『郭東亦有權』四句便是。或樂工自己雜湊。如『平生共城中』二句及末四句便是。樂府中類此者當甚多。後人或因其文義不連屬。斥爲不通。或又驚奇之。以爲特別好章法。皆無當也。

此詩文選採題。題爲卓文君作。二千年來。幾公認爲正確的故實。所以凡論五言詩者。率推枚乘蘇李及此詩爲最古之作。卓文君作白頭吟事。始見於西京雜記。雜記爲晉以後人僞書。久有定論。然則此事確否。已難徵信。就算是確。那原辭恐決不是如此。此詩每四句一轉韻。音節諧媚。最早也不過東漢末作品。西漢中葉斷無此音調。王僧虔技錄不著作者姓名。但題古辭。樂府詩集據古今樂錄引然則六朝初年人並不認爲文君作也。

怨詩行（楚調）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盡中情。遊心恣所欲。

滿歌行（大曲）

爲樂未幾時。遭時凶險。逢此百變。伶丁荼毒。益苦難爲。透絕極厄。天賜月移。交來填心。誰當我知。  
感感多凶惡。耿耿不容。窮窮無形。惟念古人。惡位躬耕。遂我所敢。以茲自寧。且節操。守此末榮。非秋烈風。昔願治海。心不能安。抱衣懸夜。北斗關干。星漢照我去。自無他事。二親勞心可貴。窮達天爲。智者不怨。多爲少愛。安貧樂道。節被莊周。遺名者貴。子題同遊。往者一既。名垂千秋。飲酒歌舞。樂復何須。照視日月。日月馳懸。懸窮人間。何有何無。食府惜費。此一何恩。鑿石見火。屠代幾時。爲當權操。心得所喜。安神樂性。得保超期。  
此歌並不佳。年代似亦不古。

右所錄除鑄歌外，凡橫吹曲一首，相和引一首，相和歌七首，相和吟歎曲一首，清商平調四首，清商清調三首，清商瑟調十首，楚調一首，大曲八首，共二十九首，皆兩漢古辭，曾製譜入樂，而其音節至魏晉時猶傳者。樂府詩集所奏。下皆注。右魏樂所奏。一右晉樂所奏。一。字樣蓋本諸古今樂錄。

獨漉六解（拂舞）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解一）

雍雍雙雁，游戲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解二）

團圓浮萍，得風搖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解三）

空帷低牀，誰知無人，夜衣錦襜，誰別偽真。（解四）

刀鳴削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爲。（解五）

猛虎斑斑，游戲山間，虎欲齧人，不避豪賢。（解六）

此拂舞五曲之一也。南齊書樂志僅錄第一解云：「晉時獨漉舞歌六解，此是前一解。」此歌爲何時作品，確確考。晉書云：「拂舞出自江左。」而吳兢云：「讀其辭，除白鳩一曲，餘並非吳歌，未知所起。」然則亦漢魏古辭矣。齊志復引伎錄所載曲詞云：「求祿求祿，清白不濁，清白尚可，貪汙殺我。」未知與此孰先。

淮南王（拂舞）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通，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纓設宴，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持聲悲歌音絕天。

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黃鶴還故鄉。

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奏，徘徊桑梓遊天外。

此亦拂舞五曲之一，古今注謂「淮南王安死後，其徒思戀不已而作。」但辭靡意淺，斷非西漢作品，或東漢末樂伶所造耳。

此外舞曲歌辭今有著者，尚有兩篇，皆「聲辭雜寫，不可復辨。」古今樂錄其一為漢鐸舞曲，「昔皇文武邪彌彌，舍誰吾時吾行許……」，咄等邪烏素女有絕其聖烏烏武邪，「凡百八十一字，一為漢巾舞曲，「吾不見公莫時吾何嬰公來嬰姥時吾咄……」君去時思來嬰吾去時母何何吾吾，「凡三百零三字，在王僧虔沈約時已如讀天書，我們更不用說了。

俳歌一名俳歌（散樂）

俳不言不語，呼伊嗔所，俳適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斷眉耳，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奔迅兩耳。

此歌見齊志，云「侏儒導舞人自歌之，古辭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作品年代無考，但侏儒演劇，漢武帝時已成行，這首歌辭也像很古。

右兩首亦有音樂為節，但已不算正式樂府。

雙蝶行（雜曲）

雙蝶遊遊東園，奈何卒逢三月燕子愁，接我首霜間，持我入紫深宮中，行纏之樽樽盤間，雀來鸞鸞子見啼啼來，搖頭鼓翼何斬奴野。



這歌有些錯字，不甚可讀，作爲被燕子捉去的胡蝶兒口吻，頗有趣。

悲歌（雜曲）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榮榮。

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歌辭一句一字，都有鬱鬱榮榮氣象，樂府中無上妙品。

前緩聲歌（雜曲）

水中之馬，必有此二字，無甚意義。陸地之船，但有意氣，不能自前。心非木石，荊根株數得極天，當復思——此十

中似有  
點片

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不在大小，但有朝於後來——此處當有配

長笛續短笛，欲今皇帝陛下三千萬歲。末二句俗  
工作吉語

東飛伯勞歌（雜曲）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兒女對門居，開顏發豔照里閨。南牕北牖挂月光，羅帷綺帳脂粉香。女

兒年歲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

這首歌是好的，惟音節太諧協，和梁武帝河中之水，鮑照行路難那一類詩極相近。我很疑是六朝作品，但既

相傳是古辭，姑錄於此。

焦仲卿妻（雜曲）

一名孔雀  
東南飛

原序云：「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而爲此辭也。」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篋，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遠遣之，遣之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撻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苦辛，銷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葢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籠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鸞鳴外欲躍，新婦起殿妝，著我綺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飈素，耳著明月瑤，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織織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動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

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紐如絲，盤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適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箏篋，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無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慙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遺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決誓不別離，今日遂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婦，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恨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肝何不耻，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任欲何云，」蘭芝仰頭答，

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卽相許和便。作婚姻。

媒人下牒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路驛如浮雲。青雀白鵲勃。四角龍子婦。姻媾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鑲鞍。鬻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銚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噤。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窗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綵羅。朝成繡袂裘。晚成單羅衫。障暉日欲曛。愁思用門嘔。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催裝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躑躅相逢迎。惻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君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殺。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用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虛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貧女。窈窕黠城郭。阿母爲汝求。但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

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入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捫髀脫絲履，舉身赴青池。府吏聞此，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挂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孀婦起傍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這首詩幾於人人共讀，用不著我贊美了。劉克莊後村詩話疑這詩非漢人作品，他說漢人沒有這種長篇敘事詩。應爲六朝人擬作。我從前也覺此說新奇，頗表同意。但子細研究，六朝人總不會有此樣拙筆。原序說集仲卿是建安時人，若此詩作於建安末年，便與魏的黃初緊相銜接。那時候如蔡琰的悲憤詩，曹植的贈白馬王彪詩，都是篇幅很長。然則孔雀東南飛也有在那時代成立的可能性。我們還是不翻舊案的好。

此詩與病婦孤兒兩行，同爲樂府中寫實的作品，但其中有大不同的一點。病婦孤兒純屬『街陌謠諠』——質而言之，純是不會做詩的人做的。孔雀東南飛卻是會做詩的人做的。所以那兩首一句一字都是實在狀況。這一首就不免有些緣飾造作的話。篇中『妾有繡腰襜』一段，『著我繡袿裙』一段，『青雀白鵲舫』一段，後來評家極力贊美，說他筆力排眾，爲全篇生色。這些話我也相對的承認，因爲全首一千多字都屬談話體，太乾燥了。以文章技術論，不能不有幾段鋪敘之筆，魂麗之辭。但可惜這類鋪敘，和寫實的體裁已起了衝突了。因爲所鋪敘的富貴氣太重，和『小吏』家門不稱。又如『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分明和上文『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兩句衝突。小姑那裏會長得這樣快呢。又如『東

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分明是借用日出東南隅那首詩的典故。怎麼「東方千騎夫婿上頭」的羅敷還會在閨中待字，又恰是盧江小吏的「東家」呢。凡此之類，都是經不起反駁的。文人憑他想像力所及，隨意揮灑，原是可以的。笑伯吹毛撚鬚，固是「癡人前說不得夢」，但這詩既是寫實，此類語句，終不能不說是自亂其例。總之這首詩是詩人之詩，不為技術而犧牲事實，我們不必為諱。

枯魚過河泣。（雜曲）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舫鱸，相教慎出入。

絕似一首絕句，但音節遠近古，或是晚漢作品。

啾啾歌。一名燕下。（雜曲）

燕下何澹澹，榮華各有時。燕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燕適今日肥，此字疑誰當仰視之。

無題。（雜曲）

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  
胡地多悲風，樹木何修修。

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此歌樂府詩集不載，據古詩紀補入。疑與前所錄悲歌為同時作品。

右雜曲七首，皆無樂譜傳在魏晉間者。鄭樵謂之遺聲，謂本有譜而後來失卻也。但如孔雀東南飛等長篇，我們敢決其自始即未嘗入樂，何從得有譜來。鄭樵主張詩樂合一說太過，致有此偏見耳。雜曲之名，郭茂倩所

用今從之。

右所錄先後次第，俱依樂府詩集，以歌曲之種類相從。凡橫吹和和大曲，辨舞散樂雜曲，共口十口首，合諸房中歌十七首。郊祀歌十九首，鑾歌十八首，兩漢樂府盡於此。大約總數不能逾百首，內中尙有年代可疑，或應屬六朝作品者若干首。有與五言詩界限不甚分明者若干首。

就篇幅之長短統計，則最短者爲箜篌引，僅十六字。最長者爲孔雀東南飛，口千口百口十口字。其餘則二十字以上口首，五十字以上口首，百字以上口首，二百字以上口首，五百字以上口首。

就句法之長短統計，則全首三字句口首，全首四字句口首，全首五字句者口首，全首七字句者口首，長短句相雜者口首。

右各篇有作者姓名可考者，惟郊祀歌中青陽朱明西顛玄冥四首，漢志明載爲鄒陽作，其餘十五首爲「司馬相如等」所造，已不能確指某首屬某人。其飲馬長城窟行，則見蔡邕集，玉臺新詠亦指爲邕作。此外則作者一無可考。沈約所謂「皆漢世街陌謠諠」，當屬實情。故欲觀兩漢平民文學，必以樂府爲總歸。

既無作者姓名，那麼各篇的年代先後自然也無從稽考。若勉強找過標準，則郊祀歌，我們已知決爲漢武帝時作品。鑾歌假定是武昭宣間作品，可拿來作西漢中葉風格的代表。飲馬長城窟假定是蔡邕作，可拿來作東漢末風格的代表。還有次節所錄曹氏父子各篇也可作這時期的代表。用這兩把尺來將各篇子細一量，總可以看出些消息。但也不過略知其概罷了。正確的標準到底沒有，依我的見地，模搦的作品，也許東漢時還有流媚的作品，敢說西漢時必無。

三 建安黃初間有作者主名之樂府

漢樂府除武帝時所造郊祀雅歌外，餘皆采自街陌謠諷，作者之名，靡得而指。及建安末，風流文采，盛於鄴下，其尤卓犖者稱「七子」。三見卷而曹氏父子兄弟——武帝、文帝、陳思王植爲之領袖，於是五言詩規模大備，而樂府之作亦極盛。其時則杜陵深通古樂，而左延年善爲新聲，皆在操幕府黃初太和間。則朱生、宋臧、列和等以知音奉事宮廷，凡操丕所作詩歌，率皆被諸弦管。其譜則依漢舊者十之七八，而新創者亦十之二三。但其時詩風已一變，樂府與五言詩幾不復可分矣。今取宋書樂志所錄操丕植諸篇爲當時伶官所奏者，擇其尤異，錄若干首，其宋志不載者，雖用樂府舊題，仍歸諸次卷。

魏武帝曹操

操，字孟德，涿國蓿人。今涿縣。漢相曹操之子。建安二十五年死，年六十六。西紀一五五——二〇〇。涉獵其史志，不待贅述。操雖以功業顯，然學問極博，文詞尤長。自青年二十餘，樂府會於鄴，凡五十篇。夏曰青，冬曰樂府。若將終身巧，有樂。卷見附志，久佚。

明張溥《琴堂》卷。

短歌行（相和平調）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古始造酒者。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



隨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濶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宋志載管樂所奏。無『呦呦鹿鳴』及『月明星稀』兩首。蓋短歌行僅有六解。刪原詩以就音節也。

步出夏門行。即行（相和瑟調）

驅行雨步。超越九江之臬。臨觀異同。心意懷游豫。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宋志原注云。『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燦。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解） 觀注海

孟冬十月。北風竄固。天氣肅清。繁霜霏緜。鷗雞晨鳴。鴻雁南飛。鶯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鏹停澀。農收積場。逆旅正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思。（解） 冬十月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楫難行。雖不入地。豐賴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解） 河朔寒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

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四)

龜雖壽

每解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二句，當是入樂時用，以澆首節，是否原文所有，不敢斷定。

宋志尚載魏武  
朝行四篇每篇末

句皆復首句  
上駘四山  
二辨以下同亦當是添句  
淡首節與此同例

右兩篇在四言詩中，算是韋孟郭陽以後一大革命，大抵兩漢四言，過於矜嚴，遂之詩趣，或貌襲三百篇，益成陳腐。魏武此兩篇，以當時五言的風韻，入四言，遂覺生氣遠出，能於三百篇外別樹一壘。子建五言雖獨步一時，至其四言——如賁躬應詔等篇，實遠出乃翁下也。可與抗衡者，惟前節所錄漢樂府中來日大難一篇耳。然吾頗疑彼篇爲魏武同時作品，且或在其次。

『東臨碣石』、『神龜雖壽』兩章，是作者人格的表現，以『冬春射獵秋夏讀書』之一少年，遭逢時會，戡定禍亂，卒至騎虎難下，取漢而代之。於邂逅英鷲中，常別有感慨懷抱，讀此兩篇，粲然見之。

苦寒行六解。(相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解一)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解二)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解三)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解四)

迷恐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疲。(解五)

擔糞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解六)

宋志每解前二句皆盛寫。北上下行山觀設何處始入樂時須盛唱一徧乃合節奏也。

此歌蓋北征烏桓時所作。

薏露（相和）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大。矜強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爲貫日。己亦先受殃。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薄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爲哀鳴。

薏里（相和）

關東有義士。與兵討羣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駕行。勢利使人爭。鬪逐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鎡甲生蟻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右三首皆純五言詩。被以樂府節奏。魏武五言甚平常。不及子建遠矣。

陌上桑（相和）

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萊門。受要祕。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挂佩。秋蘭絕人。事遊渾元。若疾風遊欒。飄飄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

此歌句法。絕似荀子成相篇。

試將前節所錄薏露薏里陌上桑三曲對照。可見同一曲調。而句法字數可以相去懸絕。

氣出倡（相和）

駕六龍。乘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歷登高山。臨谿谷。乘雲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王女。下來遊遊。

騁駕六龍飲玉漿。河水澗不東流。解愁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玉闕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視正惶惶。開王心正。與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受氣。壽萬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窮入冥。常當專之心。恬澹無所情。欲閉門。坐自守。天與期。氣願得神之人。乘駕雲車。騁駕白鹿。上到天之門。來賜神之藥。脆受之敬。神齊當如此。道自來。華陰山。自以爲大高。百丈浮雲爲之蓋。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吹我洞。簫鼓瑟琴。何開閣。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爲樂。玉女起。起舞。舞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楹乘雲。駕飄飄。何務務。遊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母伺神。仙金止玉。亭來者爲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樂共飲。食到黃昏。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遊君山。甚爲真確。確確。確確。爾自爲神。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爲堂。芝草生殿傍。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船坐者長壽。遊何央。長樂甫始。宜孫子常願。主人增年與相守。

此歌不盡能句讀。字句亦有一二處不可解。想是因入樂有添字添句。或停鈔更有小誤。錄之以備魏武長篇。宋志錄魏武歌辭凡十五篇。今未錄者九篇。一精列。二度關山。三對酒。(以上相和)四短歌行。五秋胡行。二篇六塘上行。(以上平調)七善哉行。二篇。(以上瑟調)附其目於此。

### 魏文帝曹丕

五字子桓。子。文帝中。和三年生。黃初七年死。年四十四。(一八六—二二六)

### 秋胡行 (清調)

泛泛綠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芙蓉含芳。蘭蓀垂榮。朝采其實。夕飭其榮。采之遺誰。所思在庭。雙魚比目。鴛鴦交頸。有美一人。婉如清揚。知音識曲。善爲樂方。

善哉行。(瑟調)

上山採薇，薄春苦饑，谿谷多風，霜露沾衣。(解一)

野雉羸羸，猿猴相追，遠望故鄉，鬱何樂樂。(解二)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解三)

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解四)

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解五)

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解六)

此篇筆力不讓乃翁。

善哉行。(瑟調)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絃激新聲，長笛吐清氣。(解一)

絃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解二)

持滿如不盈，有德者皆卒，居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解三)

慷慨下白屋，吐握不可失，衆賓飽酒歸，主人苦不悉。(解四)

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冲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爲。(解五)

燕歌行七解。(平調)

秋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解一)

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滯他鄉。

賤妾堯堯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

不覺淚下沾衣裳，撥琴鳴絃發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宋志所載魏文燕歌行二篇，格調相同，今錄其一。

七言詩的發達，實際上比五言詩爲更早，而初期的七言，大半皆每句押韻，如楚辭的招魂，自「魂兮歸來入

脩門些」以下，若每句將「些」刪去，便是一七言長篇，如漢房中歌之「大海瀉瀉水何歸，高賢榆榆民所愜，

漢郊祀歌天門章之「函蒙祉福常若期，寂寥上天知厥時……」以下八句，景星章之「空桑琴瑟結信

成，四與遞代八風生……」以下十二句，都是每句押韻的七言，不必引別體的柏梁詩，方足徵七言起於盛

漢也，但招魂既別有語助辭，房中郊祀諸歌每章中亦有三四五言相雜，故嚴格的七言，第一家當推張平子

四愁，第二家便是魏文這兩篇燕歌，而燕歌格調，尤爲唐人七古不祿之祖，在文學史上，永遠有他的特殊地

位。

### 上留田（瑟調）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

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這首和梁鈞五噫及靈帝末董逃童謠同一格調。

秋胡行 (清詞)

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君不管酒停杯寄言飛鳥告予不能俯折蘭英仰結桂枝佳人在結之何爲從爾何所之乃在大海閉鑿若道言胎爾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踟躕佳人不來何得斯須

陌上桑 (相和)

秦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荆棘求阡陌側足獨窘步路局若虎豹嘯動鸞鷲禽失羣鳴柁索登南山奈何蹈盤石樹木叢生鬱差錯發露草蔭松柏涕泣雨而霑枕席伴旅單稍稍日零落惆悵竊自憐相痛惜

曹植植小傳見第四卷

野田黃雀行宋志原注云「此」 (相和)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讓君子德磨折欲何求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本集「驚風飄白日」兩句在「盛時不再來」兩句之上。

明月 (楚調)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解)

借問歎者誰，自云

集作客子妻，夫君

行路十載，賤妾常獨棲。

(解)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饑。

集無此二句。君爲高山柏，諸路應。

若妾爲若，濁水泥。

(解)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

集無此四句。

浮沈各異路。

集作「會合當何時」，「諸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

集作「願爲西風」。

君懷常與，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

集無此二句。

我欲覓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集無此四句。

右一首據宋書樂志鈔錄，而以本集校注其下。本集與文選玉臺新詠皆同，其爲原文無疑。宋志本添出十二句，改字八處，所添都是狗尾續貂，所改都是點金成鐵。如「清路塵」、「濁水泥」、「浮一沈」，永遠碰不著頭，真是妙語，改爲「高山柏」，已經索然無味。中間插上「北風蕭蕭」四句，把文氣隔斷。下文「浮沈」二字，便成了沒頭沒腦。「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意思是要把自己變成風，自由自在的一飛就飛到你懷裏，改爲「吹我入君懷」，自己變了風，又自己吹自己，成何說話。至於篇末添那六句，毫無意義，更不待言了。這都是因爲伶工要湊合歌詞的節拍，把美妙的作品來削趾適履。正如西廂記牡丹亭被唱曲的改得一塌

糊塗。漢魏樂府中像這樣的諒來很不少，可惜不能逐篇的原文而校之耳。後來評注家，碰著字句不通的地方，強爲解釋，硬著語氣不連屬的地方，說他章法奇妙，真是夢壓，怕這些話誤人不淺，所以不嫌累贅詳校這一首爲例。



曹子建（植）用樂府舊調名所做的詩，還有二十餘首，但實際上和他別的五言詩一點分別也沒有。所以我在這裏只錄宋志所載兩篇做箇結束。其餘還放在第四卷「建安七子詩」那章。庶子建詩風的全豹較容易看出，讀者勿責我自亂其例。

陳琳

琳字孔璋，一廣陵人，琳初爲冀州記室，後相次徵討曹操，留居許都，荀攸復事操，仍家許都，其文選優美，詩現在者僅下列之一首。

飲馬長城窟行。（瑟調）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鬪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速速，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章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哺，君獨不見長城下。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惟憐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此一首純然漢人音節，竊疑此爲飲馬長城窟本調。前節所錄「青青河畔草」一首，或反是繼起之作。辭沈痛決絕，杜甫兵車行不獨仿其意，按音節，並用其語句。

## 周秦時代之美文

### 第一章 詩經之篇數及其結集

我們最古的文學寶典——詩經，由三部分作品結集而成。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風居全部總半數，雅約居三分之一，頌不及六分之一。漢初相傳之卷數篇數如下。（注一）

卷一 周南十一篇

卷二 召南十四篇

卷三 邶鄘衛風三十九篇

卷四 鄘風四篇

卷五 鄭風二十一篇

卷六 齊風十一篇

卷七 魏風七篇

卷八 唐風十二篇

卷九 秦風十篇

卷十 陳風十篇

卷十一 曹風四篇

卷十二 豳風七篇

卷十三 王風十篇

卷十四至二十 小雅七十四篇

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大雅三十一篇

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周頌三十一篇

卷二十七 魯頌四篇

卷二十八 商頌五篇

右風六十篇

雅百五篇

頌四十篇

凡三百五篇

（注）毛詩卷數篇數及篇第與三家詩異同考

漢書藝文志云：「詩經二十八卷。春秋經傳三家。文三。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今所傳者則毛詩三十卷。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

七卷。大雅以頌各三卷。春官頌各一卷。三詩則都鄙而共一卷。周禮僅十三卷。公爲二十八卷也。案左傳歷二十九年。魯公子札聘

魯觀樂。爲之歌。起鄭衛。曰：「美哉言乎。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雅風乎。」以都鄙並爲雅風。是古段三國不分之明證。故漢書地

理志本爲『都鄙衡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可見此爲兩派總相傳通說。今試取毛傳所析出之詩屬附圖詩細讀之。到處皆增闕史蹟。亦實無從分析。析一爲三季氏之階耳。

又十五國風之次第。今本一、邶南、二、召南、三、鄘、四、豳、五、魏、六、王、七、鄭、八、齊、九、魯、十、唐、十一、秦、十二、豳、十三、桀、十四、晉、十五、豳。詩歸附合周召爲一。合邶鄘爲一。可檢在鄭前。王在鄭後。蓋亦三家之舊。

又召南之采芣采芣芣次本相連。毛本則以草蟲間之。厚頰之。相。在葉後。毛本倒置。小雅之采芣芣芣皆宜王時詩。毛本則以大於文王時。此皆爲邪之宜改正者。

又蘇本僅三百五篇。而毛本篇目則有百十一篇。其異同要起於六經詩——兩段。自鄭、帶、乘、冉、駘、崇、五、由、俱、——之存佚。陽也。毛傳於此六篇云：『有其體而亡其辭』。其在似謂本有其文而後乃亡佚者。故以編入『豳巧之什』。『自鄘之什』。遂爲三百十一篇。從此各更曾作補亡詩。卽謂此說。殊不知蓋詩本有詩無辭。孔子以前卽已如此。『鄭樵樂府詩之校切』。漢書藝文志云：『孔子被逐周居。上取散。下取魯。凡三百五篇。』裴遠問昌邑王曰：『大王備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歸。』凡漢人所傳皆三百五篇。

無言三百十一篇者。足見毛說之不可信。

這三百零五首詩。把不同時不同地之許多人的作品編爲一集。體裁頗類後此之文選。玉臺新詠等。然則編輯成書者究屬何人。實爲我們急欲知道之一問題。可惜這問題編考古書到底不能有確實的答案。

後世盛傳孔子刪詩書之說。此說起於司馬遷的孔子世家。他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重複可也。於禮義者……三百五篇。』依他說道是孔子六十四歲自衛反魯以後的事。這話若真。則是孔子把許多古詩加一番選擇。汰其九。勒成今本。絕似手選文選的昭明太子了。但細查事實。大有可疑。孔子說教。不始晚年。而『子所雅言』。詩貨居首。若果晚而測定。則未測以前。孔門所誦習。應爲三千餘首之舊本。何以論語一則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再則曰「商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凡說到詩皆舉三百之數呢。況孔子以前人徵引詩文者甚多，大抵不出今本之外。魏源嘗列舉國語引詩三十一條，不見今本者僅一條。左傳引詩二百十七條，不見今本者僅十條。內左丘明自引及逸孔子所引者四條，今佚者兩條，列國公卿所引者三條。後左國兩書所記引詩之人，其先孔子生或數十年，或數百年，何故引來引去總不出今本範圍之外，因此可見三百篇之動爲定本，在春秋時久已盛行，絕非孔子所能去取加減，翻詩之說實出漢儒附會，欲尊孔子而反以誣之耳。古詩經卷一

夫子証衆

然則這部書到底編自何人，定自何時呢？據周官禮記諸書所說，周王室有太師、太史、大司樂等官，專管采詩陳詩，教詩之職。詩經中一部分爲周代全盛時的官定本，殆無可疑。但三百篇大半出於衰周，其東遷以後作品且將及半。於邈者乃至在春秋襄昭之際，其時周王已久成虛位，是否還有權力及餘裕做這種畫一的文化事業，實屬疑問。若勉強臆測，或者魯史官因周京覆本隨時增益以成今本。左傳記吳季札適魯觀樂，爲之徧歌各詩，其名目次第與今本略同，像給我們透幾分消息，但此外別無有力的證據，終不敢斷其必然。古代最有價值的作品，大半找不出主名，與其穿鑿毋甯闕疑罷了。

### 附釋「四詩」名義

相傳有一副對子，「三才天地人」，以爲再不會有人對的。後來有人對個「四詩風雅頌」。公認爲古今絕對。三件東西而占有四個數碼，恐怕誰也不能說是合理罷。四詩變成三詩起自何時？史記孔子世家說，「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把大小雅分而爲二，以湊足四數，僞毛序因襲其說。

又把風雅頌賦比興列爲六義，越發鬧得支離，其實詩經分明擺著四個名字，有周召二「南」，有邶至豳十三「風」，有小大二「雅」，有周魯商三「頌」。後人一定把「南」踢開硬編在「風」裏頭，因爲和四數不合，又把「雅」劈而爲二，這是何苦來呢。

我以為「南」「風」「雅」「頌」是四種詩體，四體的異同，是要從音樂節奏上纔分得出來。後世樂譜失傳，無從分別，於是望文生義，造出許多牽強的解釋，乃至連四詩的數目也毀掉了一個，真是怪事。今請把我所蒐集的證據——雖然很貧薄——重新釋其名義如下。

### 一 釋南

偽毛序說：「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朱熹因此說了許多「南國被文王之化」，豈是可笑。二南是否文王時代的詩，已經是問題。三家詩都就算是文王德化大行，亦只能說自西而東，那裏會自北而南。就今自北而南，也沒有把「南」字做詩名的道理。明是衛宏不得其解，胡說亂講罷了。詩鼓鐘篇「以雅以南」，「南」與「雅」對舉，「雅」既爲詩之一體，「南」自然也是詩之一體。禮記文王世子說「胥鼓南」，左傳說「象衡南備」，都是一種音樂的名，都是指這一種詩歌。

這種詩歌何以名爲「南」，頗難臆斷。按鼓鐘篇毛傳說：「南方樂曰南。」或因此得名亦未可知。但此說縱令不錯，也不能當南北的南字解。因爲這個「南」字本是譯音。周禮旄人鄭注，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皆作「南方之樂曰任」。與北方之「昧」，西方之「侏離」並舉。「南」「任」同音，恐是一字兩譯。因此我又連帶想到兩個字，漢魏樂府有所謂「豎」者——如昔昔鹽黃帝鹽鳥鶴鹽突厥鹽之類。六朝唐樂府及宋詞有所謂

「豔」者——如三姮羅敷鬢鞍子豔之類。皆詩詞中一體之專名。「南」「任」「鹽」「豔」同音。或者其間有多少連絡關係也未可定。但沒有得充分證據以前。我還不敢武斷總之「南」是一種音樂。音樂之何以得名。本來許多是無從考據的。

這種音樂和雅頌不同之點在那裏呢。樂譜既已失傳。我們自無從懸斷。但從古書中也可以想像一二。據儀禮鄉飲酒禮燕禮所載的音樂程序單。都是於工歌間歌笙奏之後。最末一套名曰「合樂」。合樂所歌是周南的關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鵲巢。采芣。論語亦說「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凡曲終所歌。名曰「亂」。把這些資料綜合起來。「南」或者是一種合唱的音樂。到樂終時纔唱。唱者並不限於樂工。清揚都齊聲助興。所以把孔老先生喜歡得手舞足蹈說道「洋洋乎盈耳」了。

## 二 釋風

偽毛序說「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諷。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又說「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據他的意思。則風有兩義。一是諷刺之義。一是風俗之義。兩義截然不相蒙。何以一首詩或一類詩中能兼備兩種資格。毛序專以「美刺」解詩。把詩的異性情完全喪掉。都因這文字魔而來。依我看風即諷字。古音風讀作諷者甚多不可枚舉但要訓諷誦之風。不是訓諷刺之風。周禮大司樂注「倍文曰諷」。晉陸疏引作「背文曰風」。然則背誦文詞。實「風」之本義。

從郊風的柏舟到豳風的狼跋。這幾十篇詩爲什麼叫做「風」。呢。我想。南雅頌都是用音樂合起來唱的。風是只能誦的。所以舉他的特色。名這一體詩爲「風」。漢書藝文志「不歌而誦謂之風」。風「風」一音

之轉或者原是一字也未可定。僖公周禮禮記裏頭所舉入樂的詩沒有一篇在十三風內的。左傳記當時士大夫宴享之斷章賦詩。到十有九在十三風內。可見這一體詩是『不歌而誦』的。

或問曰。左傳季札觀樂。徧歌各國風樂。記說『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齊卽十三風之一。何以見得『風』不能歌呢。答曰。季札觀樂一篇本來可疑。前人多已說過。但姑且不論。歌本來也有兩種。一是合樂之歌。二是徒歌。說文『謠。徒歌也』。左傳僖五年傳疏『徒歌謂之謠。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道遙然也』。『風』卽謠類。宜於徒歌。詩北山『或出入風議』。鄭箋云『風猶放也』。論衡明零篇引論語『風乎舞雩』。釋之曰『風放歌也』。不受音樂節奏所束縛。自由放歌。則謂之謠。亦謂之風。既詩和南雅頌的分別。大概在此。

但這是孔子以前的話。史記孔子世家說『詩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然則孔子已經把這幾十篇風謠都製出譜來。自此以後。風詩已經不是『不歌而誦』的賦。也不是『徒歌』的謠了。

### 三 釋雅

僖毛序說『雅者正也』。這個解釋大致不錯。但下文又申說幾句道『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從正字搭到政字上去。把小雅大雅變成小政大政。却真不通了。依我看。小大雅所合的音樂。當時謂之正聲。故名曰雅。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左傳說『歌彤弓之三。歌鹿鳴之三』。凡此所歌。皆大小雅之篇。說『正樂備』。可見公認這是正聲了。

然則正聲爲什麼叫做『雅』呢。『雅』與『夏』古字相通。荀子榮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儒效篇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可見「安雅」之雅卽夏字。荀氏申鑒左氏三都賦皆云：「音有楚夏。」說的是音有楚音夏音之別。然則風雅之「雅」其本字當作「夏」。無疑。說文：「夏，中國之人也。」雅音卽夏音。猶言中原正聲云爾。

四 釋頌

偽毛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這話大致是對的。可惜沒有引申發明。說文：「頌，見也。从頁，公聲。給文作頌。」克卽面貌，頁人面也。故从之。這字本來讀作「容」。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蘇林注：「頌貌威儀。」顏師古注：「頌讀與容同。」可見頌卽容之本字。指容貌威儀言。

然則周頌商頌魯頌等詩何故名爲頌呢？依我看，南雅皆唯歌，頌則以歌而兼舞。樂記說：「舞，動其容也。」舞之所重在「頌貌威儀」。這一類詩舉其所重者以爲專名，所以叫做「頌」。

何以見得這類詩是舞詩呢？舞分文武舞，所舞皆在頌中。禮記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勺和象是什麼呢？

鄭注云：「謂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勺卽周頌酌，於鑠王象卽周頌維清。維清舞奏象舞也。」是酌

與維清皆舞詩之證。禮記文王世子：「登歌清廟，於詩下管象。」鄭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

又爲之舞。」明堂位：於詩管象。「於詩玩其文義，似是在堂上歌清廟之章，同時在堂下舞維清之章，而以管

爲之節。兩詩節奏或相應，亦未可知。禮記郊特牲：「朱干設錫窳而舞大武。」明堂位：「朱干玉戚，窳而舞大武。」

大武又是什麼呢？周頌有武一章。於武毛序云：「武舞大武也。」鄭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左

氏宣十二年傳云：「武王克商作武，其首章曰：『杳定爾功。』」今武其二曰：「鋪時釋思，我徂維求定。」今武

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桓文……然則大武不止一章。今本賚桓兩篇皆武之一部分，且最少還應有三篇。纒合成全套的大武，那三篇不知是何篇。總之不出周頌各篇之外罷了。大武怎樣舞法呢？樂記說：「大武，先鼓以警衆，三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又說：「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又說：「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以上幾段把大武的舞頌——即舞容大概傳出了。可見三頌之詩，都是古代跳舞的音樂，與雅南之唯歌者有異，與風之不歌而誦者更異也。

總而論之，「風」是民謠，「南」「雅」是樂府歌辭，「頌」是跳舞樂或劇本，因為各自成體不能相混，所以全部詩經分爲這四類。這樣解「四詩」，像是很妥當。

我這種解釋，惟釋頌一項本諸阮元擊經室集而小有異同，其餘都是自己以意揣度的，或者古人曾說過亦未可知，說得對不對，還盼望好古之士下批評。

## 第一章 詩經的年代

凡認真讀書的人，每讀一部書，總要求得他正確的年代。詩三百篇，既非一時一人所作，想逐篇求得作者時代，本屬絕對的不可能，但最低限的要求，也想知道全部詩經在歷史上所占的時間，從某時起到某時止，專就這一點論，我敢大胆答覆道：詩經沒有周以前的詩，裏頭最古的作品不能過西紀前一八五年前，最晚的作品不能過西紀五八五年以後，頭尾所跨歷史的時間約六百年。（按原稿至此）



## 漢魏時代之美文

### 第一章 建安以前漢詩

西漢文辭，率宗質實。散文方面，有萬古不朽的史界傑作，如史記，有華實並茂的哲學書，如淮南子。至於韻文方面，則惟以鋪敘的賦爲其特產。其詩歌之屬，除民謠外，其章句現存時代，均然可信者，惟第二卷所錄淮南小山招隱士一篇及第三卷所錄下列諸篇。

房中歌十七章

郊祀歌十九章

魏歌十八章

高帝歌二篇

戚夫人歌一篇

趙王友歌一篇

朱虛侯歌一篇

武帝三篇四章

李延年歌一篇

烏孫公主歌一篇

李陵別蘇武歌一篇

蘇王且及葡萄夫人歌各一篇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燕王且歌一篇（未錄）

廣川王去歌二篇（錄一）

楊柳歌一篇

世所傳四時采芝歌、武帝秋風辭及登瀛臺碑、並值王安八公錄、東方朔詩、時、昭帝歌二首、來歷皆不分明、音未敢  
相信。

右諸篇除鑄歇外，都有作者主名，但其人卻都非詩家。除房中郊祀兩歌外，都不是會做詩的人做的，都不是有心去做詩的。換一句話說，雖然在文學上有相當的價值，卻並不是文學家的文學。此外真正正經經做的詩，說也可憐，只有韋孟韋玄成一家祖孫所做的四首，今錄其一，以見當時詩品。

韋孟諷諫詩。漢書韋賢傳：「孟魯國人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道，孟作詩諷諫，因諫殺逐去位，徙家於郟。」又作一篇，至卒於郟。」案孟生卒年史不載，約當漢高祖時。西紀前  
六〇

蕭蕭我祖國，自家韋，鷄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甯遼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親聽賈，實絕我邦。

我邦旣絕，厥政斯邁，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隳，我祖斯微，遷於彭城，在于小子，勤厥厥生，既此殫秦，未報斯緝，悠悠殫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於京。

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遠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勅，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雖烈於後，迺及夷王，克恭厥緒，吾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蚕民以匱。我王以燿，所弘匪德。所親匪俊，惟罔是懷。惟諛是信，喻諛諛夫。謂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親下臣，追欲縱逸，慢彼顯祖。輕此御職。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厪。正遐由近，殆其估茲。嗟嗟我王，曷不斯思。

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隆匪曼。瞻惟我王，時靡不練。典國致顯，德遠悔過。追思黃髮，秦穆以躬。歲月其徂，年其逮考。於赫君子，庶顯於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

孟尚有「徙家於鄒」後所作一首體格和這首一樣。他的六世孫玄成元帝時的兩首，一首自劾，一首戒子孫體格也和孟所作一樣。因為我不覺得他的好處，都不錄了。孟孟的兩首是西魏對可憐，不說西漢書云：或曰是玄成作的，相因氣。這些詩完全摹仿三百篇，一點沒有變化，而徒得其稍稍，狼狽像明七子摹仿「盛唐」的樣子，頗覺可厭，但我們不能怪他。西漢時所謂詩人之詩，恐怕都是如此。

純粹的詩，在西漢我們是不能多見了，只有些和詩相類的作品，還可以引來比照參考。如司馬相如封禪文裏頭插有一首頌，其辭如下。

自我天遊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稻易蕃。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循之，我祀布護之。萬物熙熙，愜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

把這首頌和郊祀歌裏頭的「鄒子樂」四章——青陽、朱明、西顛、玄冥，來同章孟的詩參互着看，可想見西漢

盛時——武帝前後文學家於心作意做的詩，都是以摹仿三百篇爲能事，不過鄒陽司馬相如聰明些，摹仿得活潑一點，韋孟厚重些，摹仿得呆滯一點，總而言之，西漢文學家用心作的詩，全摹仿三百篇，那些非文學專家的人——如高祖武帝至楊惲等——隨手做的歌謠，便用當時通行的楚辭腔調，講到創作，可以說完全沒門。我既作這等主張，當然牽涉到一箇大問題，即五言詩發生的時代問題，要解決這箇問題，便有下列幾首詩的時代最要仔細研究。

第一、史記正義所載虞姬和項羽歌一首。

第二、玉臺新詠所載枚乘詩九首。

一西北有高安二東城高且長三行行重行四沙江梁芙蓉五昔昔河東六四若生春四七庭中有奇樹八暹行退李半屈九明月何皎皎

第三、文選所載蘇武詩四首，李陵與蘇武詩三首。（玉臺同）

第四、近代選家所載卓文君白頭吟一首。

第五、文選所載班婕妤怨歌行一首。（玉臺作）

倘若這幾首詩作者主名不錯，那麼，五言詩在秦漢之交已經發生，到漢景帝武帝時已經十分成熟了。但這幾首詩可疑之點，其實甚多，內中最易判明者爲第一項，所謂虞姬和歌者，原文云：「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一望而知爲唐以後的打油近體詩，連六朝人也不至有這等乏句，何況漢初，這詩始見於張守節史記正義，據云出楚漢春秋，楚漢春秋久佚，唐時所傳已屬贋本，節引之徒見其陋耳，而王應麟困學紀聞乃推爲五言之祖，可謂無識，此詩之僞，近人多能知之，不俟多辨。

次則第四項也容易解決，所謂卓文君頭吟者，宋書樂志中有其文，題曰「古辭」，見文見凡宋志所謂「古

辭」者皆「漢世街陌謠詠」。沈約既自著其例，然則此詩在約時並無作者主名可知。玉臺新詠亦無作者主名，且並不名爲白頭吟，僅用首句標題云「皚如山上雪」。太平御覽樂府詩集亦皆云古辭，並無卓文君之說。卓文君作白頭吟，始見於偽西京雜記，但亦僅記其事，未著其詞。至宋末黃鶴注杜詩，始以雜記傳會宋志，指此書爲卓作，明馮惟納古詩紀因之。此後官相引幾成定案，然馮舒詩紀匡謬已明辨之矣。

第二項所謂枚乘古詩九首，其八首皆在文選古詩十九首中，並無作者主名。鍾嶸亦不認枚乘曾有此作品。劉勰雖引當時傳說，然亦僅作懷疑語。鍾嶸原語俱詳下文至徐陵輯玉臺新詠，乃貿然竟題枚作，以冠全編之首。陵時代後於鍾劉及昭明太子諒來必有什麼確證爲他們所未見，我們與其信玉臺不如稍取謹慎態度，信文選及鍾劉等。

第五項所謂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玉臺同載，似無甚疑竇。但劉勰已疑之。文選李善注引歌錄則云「怨歌行，古詞」。然則此詩是否確有作者主名，久已成問題了。

殿下第三項的蘇李詩，文選玉臺都認爲真的。鍾嶸亦無甚異議。惟劉勰對他作懷疑之詞。後世則蘇軾公然攻擊之，謂爲後人擬作，然附和者少。但我們最當注意者，相傳蘇李詩並不止文選所載七首，還有十首見於古文苑。初學記、藝文類聚等書，所以這問題頗複雜，不易解決。當在下文錄本詩時更詳論之。

以上所論是關於這五家之詩各別可疑的資料。除虞姬一家僞跡太顯不勞辨證外，其餘都有虛心商榷之必要。我以爲對於這些問題，要求一箇總解決，什麼叫做總解決，就是五言詩發生時代問題，再直捷點說，是西漢曾否有五言詩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持謹慎態度者莫如劉勰文心雕龍他說：「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謬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駿馬之徒，屈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彥和謂之意以爲西漢有四言詩，如韋孟臨諫，有七言詩，如柏梁聯句，有長短雜言，如嚴助司馬相如諸遺什，獨至五言，則成帝時命劉向總校詩賦略——即今漢書藝文志所載「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裏頭卻有一首，因此世俗所傳李陵班婕妤……那幾首五言作品，不能不令人動疑了。彥和所發問題如此，他雖沒有下斬截的判斷，然其疑西漢無五言之意，已隱躍言外，我以為因劉向品錄不及，便指爲無，原未免過於武斷，反駁的人也可以說道：「韋孟四言，漢志亦並未著錄，難道也說是假嗎？」話雖如此說，但枚乘蘇李若有這種好詩，劉向似不容不見，見了似不容不著錄，彥和所挑剔，故少也，今主張西漢有五言之人，消極的失却根據了，但僅靠這一點，還不能解決這問題，我們應做的工作，是要審查彥和所謂「辭人遺翰莫見五言」這句話的正確程度何如。

一般人的幻覺，大概以爲詩的發達，先有四言，次有五言，次有七言，其實不然，除三百篇的四言和楚辭的長短句，其發達次第爲人所共見外，若專拿五言和七言比較，七言的歷史，實遠在五言之前，今試列舉戰國至西漢中葉七言或類似七言之作。

其一，楚辭招魂篇「魂兮歸來，入脩門些」以下，若將每句「些」字刪去，便是一首極長的七言詩，大招篇每句刪去「只」字亦然。

其二，荀子成相篇，講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賢良……用兩句三言一句七言組成一小段音節，全篇皆

如此也可以說是有一定規則的長短句，也可以截出每小段之第三句爲純粹的七言。

其三，秦始皇時史游作急就章，『急就奇詭與衆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殊快意。』

『全篇儼然一首七古，後此西漢字書皆仿其體，又後來黃庭經之類，亦從此出，這類作品，雖沒有文學

上價值，但專就七言韻語的歷史論，卻不能把他們除外。』（詩書中亦多七言句，如『大易』說卦民不倍，『行』

國秦漢四儒生方士所作

其四，易水坡下大風語歌或並『兮』字計算，或將『兮』字刪除，皆成七言，例如『威加海內歸故鄉，安得

猛士守四方。』（此等句法楚辭中已多有，例如『九辯』的『嗚呼哀哉，窮天極地，有美一人，各心不釋，去都離，

御不能阻，御例如『巫者』等，今『御者』等，皆將『兮』字省去，便是七言，但其中有五箇字，中夾一『兮』字者，

其五，漢高祖時房中歌，『大海蕩蕩水所歸，大賢愴愴民所懷。』純粹的七言。

其六，武帝時郊祀歌天門章，『函蒙祉福常若期。』以下八句，景星章，『空桑琴瑟結信成。』以下

十二句，都是純粹的七言。

其七，柏梁臺詩，真尙難確定，若真，當然是很完整的七言了。

據以上所論列，則自戰國到西漢，七言作品連綿不絕，以後逐漸稀少，惟張平子四愁，魏文帝燕歌行，獨傳，建安

七子詩風盛行之後，七言幾乎絕響，直至鮑照，庾信，始復興長短句的歌行，入唐而極盛，七言發展變遷之歷史

大略如此，推原其所以發展較早之由，蓋秦漢民間詩歌皆從楚辭變釀而來，音節舒促相近，即如『鳳蕭蕭兮

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形式上純祖楚辭，而上句合一兮字，下句去一兮字，皆成七言，由楚辭渡到七言。

其勢實比五言爲順也。

以上這段話，說得離題太遠了。現在要歸結到五言發展的歷史。

劉彥和又云：『按召南行露，肇始半歌。騶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秦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我以爲若覓一二斷句作證，則可引者原不止此。專就詩經論，如『胡爲乎泥中。』『誰謂雀無角。』『無使尫也吠。』『期我乎桑中。』『洞酌彼行潦。』『宛在水中央。』『或遊埭事國。』……此類句子，不少。乃至左傳引逸詩『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論語記接輿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都不能算是五言句法的遠祖，卻是全首完整的五言詩。在漢以前到底找不出一首來。

漢代第一首五言詩當推戚夫人歌。

『子爲王，母爲廐，終日春蕪，常與死爲伍，相隨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這首歌雖有兩句三言相間，大體總算是五言了。我們若肯認大風歌爲七言之祖，也可以認這歌爲五言之祖。但是除了這歌四句以外，別的卻就難找了。倘若把蘇李枚卓那幾首剔出，簡直可以說從高祖到武帝八十九年間，除戚夫人那四句外更無第二首五言。最當注意者，房中郊祀兩歌共三十六章，內中三言四言六言七言都有，獨無五言。勉強找，算找出四句，『蟠比趨回巢，或雙飛常羊。』『假青風札忽，激長至重船。』知如京，天門京，這四句夾雜在三言六言七言中間，音節異常借屈和所傳枚乘蘇李諸作截然不同。

第二首五言是那首呢？錦歌十八章中上陵歌云。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器，青絲爲君荐。木蘭爲君樞，黃金錯其間。』

海之雀，赤翅鵝，白雁，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遊  
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十萬歲。」

這首歌雖有三四六言插入，但五言爲多，我們姑且勉強認爲五言，銅歌作品年代難確考，依我看，並不是一時作成的，惟這首有「甘露初二年」一句，認爲宣帝時作品，當無大錯，然則在枚乘蘇李後五六十年的格調音節之樸拙拙劣如此。

第三首的五言是那首呢？漢書五行志載成帝時童謠云：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這一首真算純粹的五言了，彥和所謂「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即指此，其音節諧暢，和後來的五言詩幾無甚分別，但雖作於成帝時，已是西漢之末了。

西漢二百年間五言詩，其時代確鑿可信絕無問題者，只有這三首，內中兩首還是長短句相雜，其純粹的一首又是童謠，然則彥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之語並不爲過了。

我們試在這種資料之下來解決蘇李枚卓諸詩的時代問題，凡辨別古人作品之真僞及其年代，有兩種方法，一曰考證的，二曰直覺的，考證的者，將該作品本身和周圍之實質的資料搜集齊備，看他字句間有無可疑之點，他的來歷出處如何，前人對於他的觀察如何……等等參伍錯綜而下判斷，直覺的者，專從作品本身字法句法章法之體裁結構及其神韻氣息上觀察，拿來和同時代確實的作品比較，推定其是否產於此時代，譬諸偵探案件，考證的方法是搜齊人證物證，步步踏實，毫不雜以主觀，直覺的方法則利用野蠻人或狗之特別

嗅覺去偵查奇案，雖像是狼吞虎噬危險，但有時亦收奇効。文學美術作品，往往以直覺的鑒別為最有力。例如碑帖字畫等類，內行家可以一望而知為某時代作品，某人手筆，絲毫不容假借，文體亦然。東晉晚出之偽古文尚書，就令將傳授上及其他種種謬濶，開在一邊不提，專以文字論，已可斷其決非三代以上文也。文選所載李陵答蘇武書，別無他種作偽實證，而讀者早公認其為六朝人語，凡此之類，皆用直覺的鑒別，似武斷而實非武斷也。西漢承戰國之後，除少數作者摹仿三百篇作四言詩外，全部文學家之精力，皆務變楚辭以作賦，就實質論，則鋪敘多比興少，就形式論，則多用自由伸縮之長短句，而未有每句之一定字數，乃若「行行重行行」，「皚如山上雪」，「攜手上河梁」……諸篇，在實質方面則限旨婉曲，寄興深微，在形式方面，則雖非如魏晉之講究對偶，齊梁後之拘束聲病，然而句法詞法皆略有一定，音節諧暢流麗，凡此皆與西漢其他作品絕不相類，我們用歷史家的眼光忠實觀察，以為西漢景武之間未必能發生這種詩風，這種詩體，倘使已經發生，便當繼續盛行，又不應中斷二三百年，到建安黃初開始再振其緒，所以我對於五言詩發生時代這箇問題，兼用考證的直覺的兩種方法仔細研究，要下一箇極大膽的結論曰：五言詩起於東漢中葉，和建安七子時代相差不遠。——「行行重行行」等九首決非枚乘作，「皚如山上雪」決非卓文君所作，「骨肉緣枝葉」，「良時不再至」等七首決非蘇武李陵作，「新裂齊紈素」是否班婕妤作尚在未定之列，今具錄諸作先分別考定其時代，再評論其價值。

## 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附一首。

▲符者，玉璽詩所遺也。枚乘作有▲符者，文心雕龍所遺也。傅毅作有▲符者，魏應有擬作。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里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以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莫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織織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寡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馳車策駑馬，游處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雜具陳。彈箏看逸態，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飢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轡軻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李善注：「疏，刻牙之。」交窗綺之類。阿閣三重階，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哀，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李注：玉衡，北星也。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詩云：「維南有箕，不可

以挹酒漿。維北有斗，不可名無實也。」引之故下云：「此名復何益。」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

令人老，駟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機杼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

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遲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

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回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晨風蟋蟀

皆詩篇 蕩漭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

促。馳情整中帶，李注「中帶」中衣帶也。沈吟聊躑躅。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北頭曰上東門。《西京雜記》云：東有三門，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

卽長暮。卽地也。《楚辭》：去白日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

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絢與素。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

故里闕，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

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涼颯颯云暮。蟬蛭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款。枉駕惡前綬。綬。引事之類。得當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圍。茫無晨風翼。

「焉能凌風飛。罔睇以適意。引領遙相歸。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烈。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采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終以結不解。字注。又引。破注云。若謂左之以製也。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歎戀所思。誰謂我無憂。積念淚狂疑。△。

右二十首。除最末一首外。皆見文選。不題撰人名氏。惟題「古詩」。玉臺新詠則九首題枚乘雜詩。按。二東北有高

且長三行。行題中行。四。涉江。采芙蓉。五。昔昔河。明。草。六。蘭。除。七。首。不。錄。文。心。離。韻。則。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若。生。春。陽。涉。冬。中。有。奇。樹。八。還。遇。李。牛。屋。九。明。月。何。皎。皎。除。七。首。不。錄。文。心。離。韻。則。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生。丹。也。則。傳。毅。之。詞。是。對。於。枚。乘。之。說。付。諸。存。疑。而。割。出。一。首。以。屬。傳。毅。詩。品。則。分。爲。二。類。其。一。

陸機所會擬之十四首。認爲時代最古。今存者位十二首。一行重行行。二。今日良宴會。三。還遇李牛屋。四。涉江。東城高。五。長。十。西北。有。高。松。十。一。庭。中。有。奇。樹。十。二。明。月。何。皎。皎。除。七。首。不。錄。文。心。離。韻。則。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先。玉。臺。所。明。枚。叔。九。首。全。在。美。中。位。二。首。已。佚。不。知。屬。何。題。夜。其。餘。去。者。日。以。疏。一。等。四。十。五。首。類。未。列。其。中。



「客從遊方來」一首在內復舉有「請則謂」疑是建安中曹（公）王（粲）所製。昭明文選選彥和體著者  
「仲偉詩品著孝穆」此者後與同是梁人，而所傳之異同如此，可見這一票古詩之作者和時代在六朝時久已  
成問題了，其所擬議之作者，最古者枚乘，西漢初人，次則傅毅，東漢初人，距枚乘百餘年，最近者曹王，漢魏間人，  
距傅毅又百餘年，距枚乘且三百年。

我以為要解決這一票詩時代，須先認一箇假定，即「古詩十九首」這票東西，雖不是一箇人所作，卻是一箇  
時代。——先後不過數十年間所作，斷不會西漢初人有幾首，東漢初人有幾首，東漢末人又有幾首，因為這十  
幾首詩體格韻味都大略相同，確是一時代詩風之表現，凡詩風之爲物，未有閱數十年百年而不變者，如後此  
建安黃初之興元嘉永明，元嘉永明之興梁陳宮體，乃至唐代初盛中晚之遷嬗，宋代「西崑」，「江西」之代  
興，凡此通例，不遑枚舉，兩漢歷四百年，萬不會從景武到靈獻詩風始終同一，「十九首」既風格首首相近，其  
出現時代，當然不能距離太遠，讀者若肯承認我這箇前提，我們纔可以有點邊際來討論他的出現時代了。

漢制避諱極嚴，犯者罪至死，惟東漢對於西漢諸帝則不諱，惠帝諱盈，而十九首中有「盈盈樓上女」，「馨香  
盈懷袖」等句，非西漢作品甚明，此其一。「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  
望，相因百餘尺。」明寫洛陽之繁盛，西漢決無此景象，「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上東門爲洛城門，郭北即  
北邙，顯然東京人語，此其二。此就作品本身覓證，其應屬東漢不應屬西漢，殆已灼然無疑，然東漢歷祚亦僅二  
百年，究竟當屬何時耶？此則在作品本身上無從得證，只能以各時代別的作品旁證推論，劉彥和以「冉冉孤  
生竹」一首爲傅毅作，依我的觀察，西漢成帝時，五言已萌芽，傅毅時候，也未嘗無發生十九首之可能性，但以

同時班固詠史一篇相較，風格全別。因詩其他亦更無相類之作。則東漢之期——明章之間，似尙未有此體。安順桓靈以後，張衡、秦嘉、蔡邕、鄒爽、趙壹、孔融，各有五言作品傳世。晉節日趨諧暢，格律日趨嚴整。其時五言體製已經通行，造詣已經純熟，非常傑作，理合應時出現。我據此中消息，以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紀一二〇至一七〇約五十年間。比建安黃初略先一期，而緊相銜接，所以風格和建安體格相近，而其中一部分鍾仲偉且疑爲曹王所製也。我所估定若不甚錯，那麼十九首一派的詩風，並非西漢初期啓然一現中間憂然中絕，而建安體亦並非近無所承，突然產生。按諸歷史進化的原則，四方八面都說得通了。

十九首在文學史上所占的地位，或與三百篇離騷相埒，稍有文學常識的人都能知道。無待我讚美了。對於他最古的批評，則劉彥和謂「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宛轉附物，怳悵切情。」鍾仲偉謂「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對於他的價值，差不多發揮盡致了。我爲幫助讀者興味起見，且再把他仔細解剖一下。

十九首第一點特色在善用比興。比興本爲詩六義之二。三百篇所常用，國風中尤什居七八。降及楚辭，「美人芳草」幾舍比與無他技焉。漢人尙質，西京尤其。其作品大率賦體多而比興少。長篇之賦，專事鋪敘，無論矣。即間有詩歌，也多半是徑情直遂的頌瀉賞感。到十九首纔把國風楚辭的技術翻新來用。專務「附物切情。」胡馬越鳥，變柏潤石，江芙蓉蘭，孤竹女蘿，隨手寄興，輒增婉媚。至如「迢迢牽牛星」一章，純借牛女作象徵，沒有一字實寫自己情感，而情感已活躍句下。此種作法，和周公的鴉鴉一樣，實文學界最高超的技術。漢初作品如蘇武歌之詩，田賦內亦此種境界，後來便沒了。

論者或以含蓄蘊藉爲詩之唯一作法，固屬太偏。然含蓄蘊藉，最少應爲詩的要素之一。此則無論何國何時代

之詩家所不能否認也。十九首之價值，全在意內言外，使人心醉，其真意所在，苟非確知其「本事」，則無從索解。但就令不諱，而僅依詞話，已移我情，即如「迢迢牽牛星」一章，不是憑空替牛郎織女發感慨，自無待言。最少也是借來寫男女戀愛，再進一步，是否專寫戀愛，抑或更別有寄託，而借戀愛作影子，非問作詩的人不能知道。雖不知道，然而讀起來，可以養成我們溫厚的情感，引發我們優美的趣味，比與體的價值全在此。這種詩風，到十九首纔大成。後來唐人名作，率皆如此。宋則盛行於詞界，詩界漸少了。

十九首雖不講究「聲病」，然而格律音節，略有定程。大率四句爲一解，每一解轉一意。如「行行重行行」至各在且長至「送君千里」爲一解，相去日以遠，至「送子」不其用字平仄相間。按諸王漁洋古詩聲調譜，殆十有九不可移易。試拿來和當時的歌謠樂府比較，雖名之爲漢代的律詩，亦無不可。此種詩格，蓋自西漢末五言萌芽之後，經歷多少年，纔到這純熟諧美的境界。後此五言詩，雖內容實質屢變，而格調形式，總不能出其範圍。

從內容實質上研究十九首，則厭世思想之濃厚——現世享樂主義之謳歌，最爲其特色。三百篇中之變風變雅，雖愛生念亂之辭不少，至如山樞之「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寤其死矣，他人入室」，此等論調，實不多見。大抵太平之世，詩思安和，喪亂之餘，詩思慘厲。三百篇中代表此兩種氣象的作品，所在多有。然而社會更有將亂未亂之一境，表面上歌舞歡娛，管子裏已蘊機四伏。全社會人汲汲顧影，莫或爲百年之計，而但思趁一日之安，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厭世的哲學文學便會應運而生。依前文所推論，十九首爲東漢安順桓靈間作品，若所測不謬，那麼正是將亂未亂極沈悶極不安的時代了。當時思想界，則西漢之平實嚴正的經術，已漸不足以維持社會，而佛教的人生觀已乘隙而入。但安世高支婁迦彌下文所錄仲長統一詩，最足表示此中消息。第

十九首正孕育於此等社會狀況之下。故厭世之色彩極濃。「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種思想。在漢人文學中除賈誼「鳥賦外。似未經人道。詞鳥賦不過箇人特別性格特別境遇所產物。十九首則全社會氛圍所產別物。故感人深淺不同。十九首非一人所作。其中如「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之類。一面浸染厭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學平實態度者。雖間有一二。其大部分則皆如山樞之「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以現世享樂爲其結論。「青陵上柏。」「今日良宴會。」「東坡高且長。」「驅車上東門。」「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滿百。」諸篇其最著也。他們的人生觀出發點雖在老莊哲學。其歸宿點則與列子楊朱篇同一論調。不獨榮華富貴功業名譽無所留戀。乃至「谷神不死」「長生久視」等觀念亦破棄無餘。「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執與素。」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嘖。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真算把這種種廢思想盡情揭穿。他的文辭既「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故所詠寫的思想。也給後人以極大印象。千餘年來中國文學。都帶悲觀消極的氣氛。十九首的作者怕不能不負點責任哩。

十九首之七證批評略覽。今當以次論列所謂蘇李詩者。

文選所錄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李陵字少卿。齊之孫。爲騎都尉。武帝天漢中。許步卒五千。擊匈奴。戰失利。遂降虜。取于以。要之立。長有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李注云。晨風。早風也。超案。李陵。晨風。鳥名也。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恨悠悠。遠望怨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恆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

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擱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溪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眩望自有時。李注

也。月字之名也。其形一則無都見。期猶雲如日月之由。其兩望有短時間得。迺相對也。努力崇明德。皓首

以爲期。

又蘇子卿詩四首。存武字子卿。京兆人。天漢二年以中郎將使匈奴。十九年不

骨肉。蘇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賀與君。今爲參與辰。昔者

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殺此平生親。

酌殺此平生親。

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

游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攜。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俛仰內傷

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鶴。送子俱遠飛。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

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歸來。死當長相思。

燭燭是明月。覆覆秋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游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

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

德。隨時愛景光。

右七首中，玉臺新詠惟錄『結髮爲夫妻』一首，餘不錄，而藝文類聚及古文苑所載復有十首。

李陵別詩八首

有良西南戰，樹旗似若塵。朝發天北隅，閉日前終。款寄一言去，語之殘絲緒。因風附歸翼，以遣（遺當作遣）心。迴望正斷嶽，百里無人聲。豺狼

覆不能勝，立欲從。已抵，若馬不可乘。

懸檣三皇列，崇臺月初生。繁露飄飈至，終年夜悲鳴。狂風倒石木，激浪日夜容。君子垂思經，恐耳不能聽。迴望正斷嶽，百里無人聲。豺狼

鳴我聞，唐豹步客庭。越虛笑一聞，苦因相零丁。親人樹風，散庭如流星。三車覆不報，思心約屏營。願得葺草枝，以游白粉衛。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勞。道經何穆穆，因風附馨香。游言無重序，良時若西序。乃命赫有香，列鹿無高唱。忽忽何懷懷，游歌正慨。長哀

發彩星，因坐奕不信。

皇風鳴北林，樹旗東南指。願言所相思，日暮不離情。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衣迴庭，髮髮隨風。何似不能歸，浮雲

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魂句枝。以解長帶。

涉彼南山隅，遊子澗水陽。獨行西南游，我獨東北翔。極目四望，五步一彷徨。憂息相背照，相逐日已長。迴望正中路，相見未盡。四星

遙相思，何益心獨傷。因時發聲，憐爾丁其相忘。

傾于東南音，仲尼欲與，或再悲。遊子離黃庭，因風發聲。哀白樂清風，人生一世間，與與何俱。身掛四國，百爲天一。一聞，與共

苦筋力，必欲榮薄草。不如及游時，策名於天衢。

風飄揚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以風德，於其來見移。……四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四

蘇武客別詩二首

寒風孤生，寄恨河水北。建關遊天子，于冬風涼衣。去客千里餘，一身常清紅。寒夜立前庭，仰聽天風。吹我，曾感初切我。歸愛心

中國之英文及其歷史

常修成，是風爲我悲，還先遊何處，行願支有證，仰觀空同星，忽若謂長惟，低頭過日憐，盛年行已矣，依佐歸朝後，怡然入位，  
雙身俱北渡，一鳥獨南翔，子當留城節，我亦待故鄉，一別如秦胡，會且何語矣，會恨切中懷，不覺涕沾臍，願子長努力，莫忘我相志。

藝文類聚爲隋唐間歐陽詢所著，古文苑爲唐人所輯，失輯者姓名，其書以文選所不錄者爲範圍，蓋唐時所傳蘇李詩，除文選七首外復有此十二首也，明馮惟訥古詩紀則以前七首爲原作，後十二首爲後人擬作，後十二首中李陵八首之末兩首，古文苑僅錄首次聯，下注「闕」字，蓋唐時已佚其後半，而明楊慎升庵詩話則有其末首之全文，云「見修文殿御覽」，其文如下。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登晉感殺氣，凍風從此興，指擬西北指，天陰東南傾，殘留野馬字，獨行如孤冰，想胡中無精，誓願續以得，河水  
既觀中，爲辨詞與理，真安不洗耳，後世有何疑。

關於蘇李詩的資料之全部如此。

文心雕龍云「……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可見這幾首詩的眞僞問題，蓋起自六朝以前了。近代昌言其僞者，則始自蘇東坡，他說「劉子玄（知幾）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晉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又說「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僞，而蕭統不能辨。」宋注古文但東坡未能指出其作僞實據，故不足以奪歷史上相沿之信仰，間有祖其說者，或摘「獨有盈觴酒」之盈字犯惠帝諱，或摘「俯視江漢流」「小海隔中州」「送子洪水陽」「獨手上河梁」等句與塞外地理不合，或摘「行役在戰場」「一別如秦胡」「骨肉緣枝葉」「結髮爲夫妻」等句爲與陵武情事不合，斯皆然矣。然爲之辯護者亦自有說，如謂各詩未必皆作於塞外，謂陵詩未必皆贈武，武詩未必皆贈陵，則許多矛盾之點，可以勉強解釋過去，所以僅據這些末節，還不能判定此案。

我是絕對不承認這幾首詩爲李陵蘇武作的，我所持的理由第一，則漢武帝時決無此種詩體，具如前文所論。此諸詩與十九首體格略同，而諧協尤過之。如「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如「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如「骨肉緣枝葉。」如「努力崇明德。」……其平仄幾全拘齊梁聲病，故其時代又當在十九首之後。第二，贈答詩起於建安七子，兩漢詞翰除秦嘉贈婦外更無第二首。然時已屬漢末，至朋友相贈，則除此數章外更不見。蓋古代之詩，本以自寫性情，不用爲應酬之具。建安時，文士盛集鄴下，聲氣相競，始有投報蘇李之世，絕對的不容有此。第三，蘇武於所傳諸詩外別無他詩，固無從知其詩風爲何如。至於李陵，則漢書蘇武傳，尙載有他一首歌，其辭云：「行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死欲報恩將安歸。」純是武人質直粗笨口吻，幾乎沒有文學上價值。凡一箇人前後作品，相差總不會太遠，何況同時所作「經萬里兮度沙漠……」的人，忽然會寫出「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會寫出「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我們無論如何，斷不能相信。我據這三種理由，所以對於東坡所提出的抗議深表贊同。然則這幾首詩是後人有意作僞嗎？又未必然。石崇集中有王昭君辭一首，李賀集中庾肩吾送自會稽歌一首，都是本無此詩，而作者懸揣前人心事替他補作的。幸虧石李二人對於這兩首詩各有一篇小序聲明保代作，不然被一位冒冒失失的選家，將那兩首題爲昭君作肩吾作，又不知把多少人引入迷途了。李陵這箇人，本來不算什麼大人物，文學史上更不會有他的位置，徒以司馬遷因他獲罪，報任安書裏頭有一段替他抱不平，引起後人對於他格外的表同情，於是好事者流，有人替他擬一篇答蘇武書，傾吐胸中塊壘。蘇武書之詞這詩之已明現在我，蘇武書之詞又有入因他送蘇武歸國時本有一首歌，明見漢書，而那首歌實在做得不見高妙，因此重



新替他擬作一兩首來完成這段佳話。後來又有人覺得李陵既有詩送蘇武，蘇武也不可無詩送李陵。於是又替蘇武也作幾首。在作者原是自己關着頭，並非有意僞託。自昭明太子編入文選，題送蘇李之名，卻令千餘年來墮入雲霧了。

然則什麼人擬作呢？我們雖沒有法子找出作者主名，大概總是建安七子那班人，而各首又非成於一人之手。各詩氣格，樸茂淡遠，決非晉宋以後人手筆。而漢桓靈以前，又像不會有替人捉刀的風氣。建安七子既創開贈答之風，自然容易聯想到替古人贈答。他們又喜歡共拈一題，數人比賽看做（看第三卷）。或者談論之間，覺得蘇李言別是一種絕好詩材，因此拈為課題，各人分擬，所以擬出的共有幾首之多。各首語意多相重複，而詩的好壞亦大相懸絕。

還有該注意的一點，文選所錄七首之中，李陵的比蘇武強多了。文心雕龍只言「李陵班婕妤好見疑於累代」，不提蘇武。詩品也只有李陵，並無蘇武。詩品但敘論班婕妤有「子初變態」一語，似是指蘇武之「為次」，子初變態是「一句在『既茲秋懷』句之下」，以夜變聲一句之上，昭明太子初宜為蘇武之名，非漢之蘇武也。蘇武與班婕妤是「一辭者今所得蘇武詩六首皆其所作，自後人以詩時全歸蘇武，並其人之姓名亦不得矣。此說別無在，不教妄主與姑提出換」。因此我頗疑擬李陵的幾首是早已流行，劉勰鍾嶸對他都狠重視。擬蘇武的那幾首，或者是較晚的時代續擬。因此批評家不甚認他的價值，但最遲的也不為魏晉間作品罷了。

至於升庵詩話所載「紅塵蔽天地」的全首，古書中絕未曾見。楊升庵自謂出於修文御覽，但修文御覽早佚，升庵何從得見。升庵最好造假典騙人。這首詩之發不住，馮已蒼詩紀匡謬早已辯明了。各詩的價值，要分別言之。擬李陵的「良時不再至」和「攜手上河梁」兩首，真算送別詩的千古絕唱。「帶

視浮雲馳，奄忽互相陪。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意深刻而語飛動，真是得未曾有。『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把極熱烈的情以像放在露爐中用灰蓋住永遠保持溫度，真極技術之能事。鍾仲偉謂『王粲之詩源出李陵。』依我看，這兩首的氣味，絕似仲宣七哀，或者還是仲宣擬作亦未可知。此外則擬蘇武的『結髮爲夫妻』一首甚曲折微婉，擬李陵的『有鳥西南飛』一首勁氣直達，其餘則『自郢以下』了。鍾仲偉《漢詩集》二卷北齊一，一首此首最切合李情事，但後兩家殊。

十九首和蘇李的兩大公案，既大略解決，最後更附帶說說班婕妤的問題。

文選所錄班婕妤怨歌行，班婕妤之女，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以爲婕妤。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

懷袖中，恩情中道絕。

此詩純用比興，託意微婉，在古詩中固爲上乘。婕妤爲成帝時人，以當時童謠中『邪徑良田』的體製對照，則亦有產生此類詩之可能性。但文選李注引歌錄，但稱爲『古詞』，而劉勰亦謂其『見疑於後代』。然則是否出婕妤手，在六朝時本有問題，恐亦是後人代擬耳。

鍾仲偉云：『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頃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本無文。降及建安……彬彬之盛，大備於時。』仲偉不信枚乘及蘇武，故西漢只數李班兩家，歎其寥落，又頗以東漢二百年斯道中絕爲慨。我以爲凡一體新文學之出現，其影響必及於社會，斷不會僅有一兩箇人孤丁丁的獨彈獨唱，又不會沒有人繼續做幕隔二百多年纔突然復

活轉來，所以甯宋劉彥和懷疑的態度，把所傳西漢五言作品都重新估定時代，庶幾歷史之謎，漸漸可以解答了。

以上將西漢傳疑的作品都已說過，以下論東漢確有主名之作品。

東漢初期詩，流傳仍極少，最著聞者如馮援武溪之吟，梁鴻五噫之什。三見卷皆從離騷一轉手，雖詞韻極美，而體格無疑。第一首五言詩，則史學大家班固之詠史。固小傳見第二卷。

三王得國，惟後月肉利，太倉令有節，就建長安城，首其身，君子固空獨矣，小女稻父守，死者不可生，上奇歸國下，且言其錫巧憂心，投折疑，其風鶴激，聖後李文帝，尚然感至情，首男何權，權不如一程，疑。

我們若將十九首蘇李詩等重新估定年代之後，這首便算有史以來最古的五言詩了。試拿來和晚漢作品比較，真可笑已極。鍾嶸批評他「質直無文」，一點都不冤枉。班孟堅並不是「無文」的人，且勿論他的史筆超羣絕倫，即以兩都賦而論，固當有不朽的價值。賦末所附那五首四言七言詩也並不壞，何以這首詠史獨稱弱到如此，可見大略推騎，勢難工妙。孟堅首創五言，便值得在文學史上一大紀念。進一步求工，卻要讓後人了。至於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一首，若果如劉勰說的為傳疑所作，那便與班固同時，但我仍未敢信。

東漢中葉，在詩界稍占位置的人曰張衡，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順帝陽嘉中遷侍中，為宦官所譏，出為河間王相，永和四年卒，衡為漢代大科學家，深於曆學，著有靈憲一卷，渾天儀一卷，又會測算地震，著有地動儀，惜皆已佚，他的文學以賦著名，所作兩京賦，費十年功夫乃成，他的詩現存三首，除四言

怨詩一首沒有什麼特別外，餘兩首都在文學史上很有關係。

同聲歌。

運通承際會，律流君後序。情好新交接，恐懼若梁鴻。不才勳自錫，疑妻媿所當。得總立中饋，奉讓助憂嘗。愚爲竊稱慶，在下莊區牀。願爲顧余體，在上驚風霜。澆茲薄世風，親芬以款香。重戶結金鳥，高下靡銜光。衣解金粉御，列國隨枕空。（此句疑有誤字）妾女爲我歸，備信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敢評臬。樂莫辭交樂，沒齒誓可忘。

四愁詩。

文選有序云：班固不樂，久處瑣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騎者不遵法度，又多豪右，非坐之案，衝下車治。咸陰雖內，終屬屬義，許行巧報皆密，如名下吏，收拘造思，竊盜勞，供進客，悉棹櫓，過田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盛，窮愁不得志，以四愁詩風，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芬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於時君而懷德，窮不得以進其辭耳。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道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隨阪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纏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勞。

五言詩除孟堅詠史外，平子的同聲歌便算第二件古董了。孟堅那首，只能謂之五言有韻的文，不能謂之詩。平子這首纔算有詩的氣味。進化路徑，歷歷可指。玩語意當是初選侍中時所作。自述初承恩遇感激圖報之意。全首用比體。在五言尤為首創。此詩若作於成化之末，為男女新昏或離之詞，便與蘇軾詩平子

首用比體。在五言尤為首創。現存三詩皆全用此與總詩四愁皆有序明言之此首亦也

四愁詩最有盛名。他用美人芳草託興是楚辭意境。一唱三歎，詞句不嫌複沓。是國風格調，然而形式上卻全不襲國風。不襲楚辭，所以有創作的價值。昔人謂柏梁詩為七言之祖，柏梁為真為僞，本屬問題。就算是真，也沒有文學上價值。純粹的七言，總應推四愁首唱了。晉傳云有疑四愁詩自序云「嚴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得七言

著楚辭章句的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安帝時——也有一首七言詩，名為琴思楚歌。

楚陰修夜何歸鳴，思念湖晨時指趨。時節晚，其年賣老，冬夏更還去若類。妻來身往，理逐道。形容少，顏色虧。時息味味若琴瑟，意中私

喜趨用為，內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所說，憂憤感積，重欲啼。歲月已逝，去奄忽，亡官失職，去家室，思想哲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故

率。

叔師注楚辭九章九辯遠遊等篇，全用此等句法。若將每句末「也」字刪去，便成若干首七言。何如遠遊注之

音收高揚，遠遊世求道，實性鄙，無所方，將何引，投可升，雲逐，道同主，獨，後思，慎，無，音，陳，：：：：九辨注

之一修德，見志，四遠，孤立，特止，於一，方，常念，勿，作，內，結，儼，道，色，里，之，他，邦，去，郡，而，征，濟，沅，澗，：：：：注，文，用

動，起，於，易，組，各，美，家，之，象，得，琴，思，一，章，疑，亦，某，篇，之，注，後，人，摘，以，為，詩，耳，韻，味，當，然，不，及，四，愁，但，可，見，當，時，競，創

友，傾，效，之，而，一，律，裁，公，七，百，琴，思，一，章，疑，亦，某，篇，之，注，後，人，摘，以，為，詩，耳，韻，味，當，然，不，及，四，愁，但，可，見，當，時，競，創

新體也。

桓靈之間，音節諧美，格律嚴正的五言詩體完全成立。作品流傳，名氏可指者數家，曰秦嘉及嘉妻徐淑，曰鄭炎。

曰趙壹、曰蔡邕、及邕女琰。秦嘉留郡婦詩二首。漢字士合屬西人

人生繫朝露。居世多屯蹇。憂難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進車迎子遠。空往空復返。省書

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輾轉。憂來如尋環。匪庸不可卷。

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罹榮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致款曲。河廣

無舟梁。道近隔邱陸。臨路懷惆悵。中翅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鞍。輕車不轉轆。絨藥可展

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屬。

蕭蕭僕夫征。緝緝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鷄鳴。顧看空室中。髮髻想委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何用

敘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可耀首。明鏡可鑿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瓊瓊。悅彼贈我

厚。愜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費用敘我情。

### 徐淑答秦嘉詩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觀。情敬兮有違。君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

兮離別。無因兮敘憤。瞻望兮踟躕。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

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淚下兮沾衣。

嘉詩玉蕊新詠有序。蓋嘉爲郡上許京師。其妻姪疾還家。不獲面別。故贈此詩。詩品云。『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

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敘別之作。亞於團扇矣。』案。贈答詩始此。

### 鄒炎詩二首。炎字文舉。西晉人。當宣帝時。

中興之美文及其歷史

大遊夷且長容豈狹且促。作製無卑。捷趾不步局。歡音凌霄翊。密此千里足。超迥絕塵羈。快忽離地逐。寶鼎豈當親。寡性在清濁。高貴有人歸。貧賤無天祿。通靈苟由己。志士不相下。陳平故里社。聲信尚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香並千載。功名重山岳。

靈芝生河澗。動搖出洪波。蘭茝一何味。盛稱擢其柯。哀哉一芳草。不植春山阿。文寶遺所貴。或時用有茲。採種靈術等。謂能揚春華。賢才

採不見。遺枝荆南沙。為玉乘自獻。不造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為君陳四科。

趙壹詩二首

元字叔元。漢西縣人。靈帝光和元年。舉孝廉。上計。公府。十辟不就。

河清不可俟。人合不可延。傾風欲墜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戴帽倚門邊。

魏家多所宜。表曜日成珠。粒竭復金玉。附麗化為劍。賢者雖巧悟。所困在區區。且各守局分。勿復染駘駘。哀哉。此是命矣夫。

二家詩皆不韻。姑錄之以見當時詩風之一種云爾。其在建安七子以前。確然能以詩名家者。當推蔡邕父子。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靈帝建寧中。拜郎中。校書。東觀漢記。董卓為司空。辟之。遷尚書侍中。獻帝初平三年（一九二

）王允誅卓。邕亦遇害。邕有良史才。在東觀續漢書未成。其著書有月令章句十二卷。獨斷二卷。集二十卷。文章

書法。皆絕妙。一時詩則有玉臺新詠所載飲馬長城窟一首。

背青河畔草。絲絲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

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

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此詩文選不著作者姓名。惟玉臺則題伯喈作。我們並非輕信玉臺。但以進化法則論。五言詩自東漢初葉發生。以

後。經歷班固張衡蔡邕幾箇階級。到蔡邕時。纔算真成熟。固宜有此圓滿美妙之作品。伯喈文才掩映一世。其女

文姬之詩。藏在後漢書。隋工如彼。則伯喈必能詩。可知故李穆以此詩歸伯喈。我們樂予承認。不惟如此。此詩與

十九首音節氣韻極相近。我疑十九首中有伯喈作品在內。不過別無他證。不便主張罷了。伯喈能詩之名。震鑠千古。然今漢碑中。無一種能定爲蔡書。而後人則每種皆攙調爲蔡書。我對於蔡詩。也抱同一的觀念哩。  
魯女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獻帝興平元二年間。天下喪亂。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甚。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歸。東嫁陳留董祀。歸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贖。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糜。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徼聞。輒言弊降虜。要當以享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辱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且則鬻逆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若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刷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恩殺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見前抱我頭。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側。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憶。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呼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攬者皆歔歔。行路亦鳴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合。念我出腹子。胸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





吳淡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予西征。苦我烈氣兮。活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右第十八拍

此十八首言節靡躬。章疏凡近。與後漢書所載五言詩。然不類。其非用文姬手無疑。唐劉商胡笳曲序云。『……文姬捲篋。乘其起之。後置生以琴寫胡笳聲。第十八拍。今之胡笳。非是也。』李肇國史補云。『唐有董庭蘭善沈聲。記聲。大小胡笳云。』然則十八拍之香節。乃庭蘭者所創。其人爲唐時人。名庭蘭。山歌辭。又當在節拍之後。去文姬時遠矣。作者亦非有心冒充文姬。只是借他的事。代他製作。無識的選家。硬要把他添給文姬。卻成了真偽問題。此本不足深辨。因恐後學誤認。故述其來歷如右。

以上所述皆建安以前五言詩。蔡琰一首在建安後。五言在歷史上發展的路徑。大略可見了。此外。四言詩在這一時代。也起一種變化。讀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嘗以尚書郎。參曹操軍事。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卒。——的述志二首。最能見此中消息。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騎風無足。唾露成幃。張霄成幃。流瀝當發。九陽代燭。恆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選。何爲局促。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敏縱。委曲如瓊。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亂五經。滅秦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柁。翺翔太清。縱意容冶。

公理是魏漢一位思想家。他所著的昌言十二卷。和王充的論衡。王符的潜夫論。有同等價值。可惜除後漢書所摘錄那幾篇外。其餘都亡佚了。他的詩也只在這兩首。但這兩首在四言詩裏。頭是有特別地位的。自韋孟以下三百多年的四言詩。都是摹仿三百篇皮毛。陳腐質木。得可厭。這兩首詩。命意結體。選詞。都自出機杼。完全和三百篇兩樣。與曹孟德對酒觀滄海諸篇。同爲四言詩。一大革命。這是技術上的特色。至於實質方面。他能代表那時候思想界沈寂不安的狀況。他對於傳統學術。一切懷疑。一切表示不滿。雖不能自有建設。然而努力破壞。讀

他第二首，可以知魏晉間清談派哲學的來龍去脈。

此外作者姓名雖存而時代事蹟失考之詩，尚有兩首。

辛延年的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燿，翠蓋空焠焠。就我求清酒，絲竹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鱸膾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裙。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渝。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宋子侯的董嬌嬈詩。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采桑。緩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颻。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高秋八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有零落，春月復芬芳。何如盛年去，丁福保云：「如宋劉玉臺作「時」一語，本亦皆作「時」一語，然從前之秋或俱忘乃一稿，立言寄班之本，旨如作「時」字，兩此權愛兩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惹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琴上高堂。

右兩詩作者雖不能得其時代，細審氣格，當是桓靈間作品。辛詩言「大秦珠」，當在安敦通使之後。宋詩言「洛陽城」，當在遷都以前。

其餘失名之首，除前卷所錄各樂府外，尚有以下各首。

上山探躡燕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聯。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烟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雖久居。空令蕙草殘。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隋子以自愛。道遠會見難。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念子棄我去。新心有所歡。結志青雲上。何時復來還。

穆穆青風至。吹我羅衣袂。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朝登津梁山。雲霧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爲期。

梧桐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影飾。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黃忽改色。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從狗竄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新樹蘭蕙葩。雜用杜蘅草。終朝采其華。日暮不盈抱。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馨香易銷歇。繁華會枯槁。恨望何所言。臨風送懷抱。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我欲渡河水。河水深無梁。願爲雙黃鵠。高飛還故鄉。

鍾仲偉評品古詩於陸士衡曾經擬作之十四首外。題曰別指。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疑爲建安中曹王所製。而『橋植垂華實』一首與焉。其餘不知何指。大約此八首皆應在內。十九首中亦有七八首在內。然所缺

尙多。樂府歌辭中之『鷄鳴高樹顛』、『日出東南隅』、『青青園中葵』、『君子防未然』、『相逢狹路間』、『天上何所有』、『默默施行途』、『飛來雙白鶴』、『翩翩堂前燕』、『今日樂相樂』、『譬如山上雪』、『天德悠且長』、『昭昭素明月』、『蒲生我池中』諸篇或亦皆在內。樂府與詩本無界限。特詩之曾經傳以音符按之絃管者。斯謂之樂府耳。此諸詩。迺指爲曹王製。固未必然。但恐多是建安作品。其較早者亦不過上溯桓靈而止。

漢末五言詩有篇幅極短絕類後此之絕句者。數首錄如下。

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

甘瓜抱苦蒂。美瓠生荆棘。利傍有倚刀。貪人還自賊。

藜藿今何在。藜藿。藜也。藿。豆也。對大夫山。上復有山。對出。何嘗大刀頭。刀頭有鐵破鏡飛上天。爲牛上下。當時如破鏡也。

日暮秋雲陰。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飛碧簪。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尙不離。有情安可別。

南山一樹桂。上有雙鸞鴛。千年長交頸。歡度不相忘。

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

蘭草自然香。生於大道旁。腰纏八九月。俱在取薪中。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劬嫜。相教慎出入。

大抵晚漢之詩。此指廣表。也。此詩。但在此內。可分二大派。第一派。音節諧美。寄興深微。詞旨含蓄。其源出於國風。十九首及擬

蘇李詩等皆屬之。第二派，音節倔強，意境假諛，筆力橫恣，其源出於離騷招魂，樂府中之大部分皆屬之。兩派雖途徑不同，而皆用比興體爲多，其用賦體者，則蔡文姬一時屬第一派。孤兒行，焦仲卿妻詩等屬第二派。要而言之，晚漢詩雖未能盡詩的境界，然而後代許多做詩的路子，已在那時候開發出來了。

傳世的漢詩本來不多，除正史各傳及文選與玉臺新詠所錄外，則藝文類聚初學記古文苑樂府詩集各有錄載。明末馮惟訥古詩紀，清初李因篤漢詩評，集其大成。近人丁福保因馮紀之舊，輯爲全漢詩五卷，總算完備了。然而其僞雜，時代錯逆，則諸家皆所不免。今據丁輯分其種類，錄其首數列表如左。



## 附 全漢詩種類篇數及其作者年代真僞表

葛天民

敘例

- 一 茲表之作，攢述先師，凡厥體製，咸遵遺意。
  - 一 茲表命名，雖由己撰，凡厥意義，俱準原書。
  - 一 詩歌樂府，益爲三類，悉準原書，無或稍違。
  - 一 先師作表，欲本丁輯，蕭規曹隨，今亦從之。
  - 一 詩歌篇名，一準原書，歧異之處，略加詮釋。
- 附注。
- 一 詩歌詠諷，句讀各異，略加區分，取便讀者，雖非師意，亦無舛失。
  - 一 樂府分類，先師表著甚詳，惟漢魏合著一表，而於全漢樂府乖異，因參己意，稍事更張，實事求是，亦無遠失。
  - 一 作者真僞，年代先後，悉遵師意，以爲序次，間有懷疑，輒著己意，以示區別，匪敢標異。
- 敘曰：先師梁任公嘗著中國美文及其歷史一書，惟於周秦時代之美文，僅成第一章，詩經之篇數及其結集，與第二章詩經之年代，於唐宋時代之美文，則僅成第一章，詞之起源，而於漢魏詩則皆蔚然成秩矣。其第一章建安以前漢詩，辨別作者之真僞，詳考五七言詩之起源，皆俱有卓識，足以釐定古代文學史中之懸案。其第二章兩漢歌謠，其第三卷則爲古歌謠及樂府，其第一章周秦以前之歌謠及其真僞，其第二章兩漢以前歌謠，其第



三章建安黃初間有作者主名之樂府。均足以發蒙啓覆。開導後學。惟於第一章「建安以前漢詩」之末。欲依丁福葆輯之全漢詩而作一全漢詩「種類篇數」表。未成而卒。天民不才。斯夕猶能爰據丁輯全漢書四百零六篇。附以先師所輯錄之出塞。紫駟馬。獨漉。豔歌。何嘗行。五解。鷄鳴歌。東飛伯勞歌。六篇。計共四百十二篇。（作者之真僞及其詩之年代。俱詳於原書內及本表中。茲不贅述。）讀成全漢詩種類篇數及其作者年代真僞一表。共分三類。第一表詩。第二表歌謠及諺語。第三表樂府。大體一準先師。其中小有出入者。如第三表樂府分爲二類。第一類詞譜均由公製者。爲朝廷上文學。第二類詞采民謠譜由公製者。乃係采之於民間之歌謠。而爲樂章者。則爲民衆之文學。斯則參酌個人之私意而成者也。其是否有無謬誤。先師已逝。無由請教。良足悼矣。表成之後。因綴數言。以識醒略。世有達者。理而董之。時維庚午仲夏。西豐葛天民識于北京地安門外之寓廬。



8 與詞伯 詩	9 答春詩	10 各示桓 麟詩	11 送晉詩 二章	12 贈詩 一首	13 答元式 詩	14 答卜元 嗣詩	2 同聲歌	4 長飲 行入城 府筵 翠鳥 翠鳥	3 留郡 詩 三贈	1 思琴楚 歌	蔡邕	蔡邕	蔡邕	蔡邕	蔡邕	蔡邕	蔡邕	桓生	王逸	尖穆	豆街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見志詩 二首	7 疾邪詩 二首	8 悲憤詩 二首	9 八首 （第二 首） 賦體	15 述志詩 二首	10 臨終詩 一首	11 雜詩二 首	12 羽林郎 一首	13 董嬌娘 一首	16 雜名 字詩	11 野四王 雜詩	12 羽林郎 一首	13 董嬌娘 一首	14 雜詩九 首	15 仲長統 一首	16 蔡琰 一首	17 趙壹 一首	18 蔡琰 一首	19 天民蔡琰或悲憤詩 二首先聞任公以為 人偽託，非蔡琰作。 後	20 仲長統 一首	21 孔融 一首	1 六首 三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古五 絕									
	20 太誤 守詩	19 詩 三頁	18 古 體歌		17 古 詩一 首		16 古 詩三 首	15 古 詩四 首	14 古 詩十 首
23 守 刺巴 郡		22 古 樂府	21 古 歌	20 古 詩絕 句四首	19 古 詩二 首	18 茅山 父老 賦	17 古 詩一 首		
2 古 體 詩									
4 古 詩 一 首									
以下無作者姓名									
天民參古樂 天民參古樂 天民參古樂 天民參古樂 天民參古樂 天民參古樂 天民參古樂 天民參古樂 天民參古樂 天民參古樂									













尹貧歌  
13 上郡歌

1 厭倦

2 京南始  
2 歸時更

1 京南始  
1 歸時更

1 歸時成  
1 首歌童寄漢

5 王莽  
5 亦莽  
5 章末

\* 京師  
\* 歸時更

3 漢成帝  
3 一漢成帝  
3 首漢帝

2 長安  
2 歸時更

2 葛  
2 豐語

3 如  
3 丘續

3 關  
3 投

3 王  
3 三

2 拾  
2 起揚

1 文  
1 聖

6 杜陵  
6 許

3 鄧魯

天民案  
非時漢  
京師  
一作王  
歸時更





		君 <sup>6</sup> 秋 <sup>6</sup>		人 <sup>5</sup> 張與 <sup>5</sup>	猛 <sup>4</sup> 秋 <sup>4</sup>
		秋 <sup>4</sup> 文	委 <sup>3</sup> 秋 <sup>4</sup>		
			秋 <sup>7</sup> 雲 <sup>7</sup>	紹 <sup>6</sup> 公會 <sup>6</sup>	臨 <sup>4</sup> 秋 <sup>4</sup>
		流 <sup>3</sup> 諸 <sup>3</sup>	內 <sup>2</sup> 諸 <sup>2</sup>		
		二 <sup>1</sup> 章 <sup>1</sup> 首 <sup>1</sup> 諸 <sup>1</sup> 秋 <sup>1</sup>			
			聽 <sup>4</sup> 聲	白 <sup>3</sup> 白	於 <sup>2</sup> 黃 <sup>2</sup> 江
		伯 <sup>10</sup> 房 <sup>10</sup>	按 <sup>9</sup> 考	伯 <sup>8</sup> 武 <sup>8</sup> 始 <sup>8</sup>	子 <sup>4</sup> 行 <sup>4</sup>
				武 <sup>7</sup> 國 <sup>7</sup> 孔 <sup>7</sup> 魯 <sup>7</sup>	伯 <sup>6</sup> 叔 <sup>5</sup> 文 <sup>5</sup> 重 <sup>5</sup> 許 <sup>5</sup>

		交 <sup>7</sup> 歌 <sup>11</sup>					
				商 <sup>6</sup> 歌 <sup>11</sup>			
歌 <sup>11</sup> 詩 <sup>11</sup>		一 <sup>3</sup> 首 <sup>5</sup>	首 <sup>5</sup> 歌 <sup>5</sup>				
首 <sup>11</sup> 引 <sup>11</sup> 文 <sup>11</sup> 章 <sup>11</sup> 錄 <sup>11</sup>		一 <sup>11</sup> 子 <sup>11</sup> 抱 <sup>11</sup> 時 <sup>11</sup> 程 <sup>11</sup>					
		諸 <sup>4</sup> 安 <sup>4</sup> 二 <sup>11</sup>		人 <sup>3</sup> 諸 <sup>11</sup>	漢 <sup>2</sup> 京 <sup>2</sup> 帝 <sup>2</sup> 諸 <sup>11</sup> 帝 <sup>11</sup> 初 <sup>11</sup> 程 <sup>11</sup>		
				諸 <sup>3</sup> 京 <sup>11</sup> 帝 <sup>11</sup> 初 <sup>11</sup> 程 <sup>11</sup>	諸 <sup>2</sup> 京 <sup>11</sup> 帝 <sup>11</sup> 初 <sup>11</sup> 程 <sup>11</sup>		
		君 <sup>7</sup> 郭		龍 <sup>6</sup> 沙 <sup>6</sup> 六 <sup>11</sup> 公	龍 <sup>5</sup> 氏 <sup>5</sup> 八 <sup>11</sup> 荷	被 <sup>1</sup> 程 <sup>11</sup>	
人 <sup>2</sup> 諸 <sup>11</sup> 時	君 <sup>14</sup> 公 <sup>11</sup> 王	依 <sup>13</sup> 君 <sup>11</sup> 許	文 <sup>12</sup> 程 <sup>11</sup>	士 <sup>11</sup> 下 <sup>11</sup> 壯 <sup>11</sup> 概		1 太 <sup>11</sup> 倉 <sup>11</sup> 要	
引 <sup>11</sup> 天 <sup>11</sup> 民 <sup>11</sup> 案 <sup>11</sup> 抱 <sup>11</sup> 朴 <sup>11</sup> 一 <sup>11</sup> 程 <sup>11</sup> 帝 <sup>11</sup> 時 <sup>11</sup> 章 <sup>11</sup> 子 <sup>11</sup> 詩 <sup>11</sup> 葛 <sup>11</sup> 葛 <sup>11</sup> 。		以 <sup>11</sup> 唐 <sup>11</sup> 下 <sup>11</sup> 程 <sup>11</sup> 帝 <sup>11</sup> 無 <sup>11</sup> 作 <sup>11</sup> 者 <sup>11</sup> 主 <sup>11</sup> 名		以 <sup>11</sup> 漢 <sup>11</sup> 下 <sup>11</sup> 程 <sup>11</sup> 帝 <sup>11</sup> 無 <sup>11</sup> 作 <sup>11</sup> 者 <sup>11</sup> 主 <sup>11</sup> 名			









德 西							
九第張雷 <sup>2</sup> 八第草雙 <sup>2</sup> 一第所其安 <sup>1</sup>							
第蓋有內清 <sup>5</sup>	四第程乘俊王 <sup>4</sup>	三第冠底定我 <sup>3</sup>	二第始華始七 <sup>2</sup>	一第矣賴字大 <sup>1</sup>	六第高露海大 <sup>1</sup>		
十第普羅朝 <sup>2</sup>	六第神五 <sup>4</sup>	五十第羅樓部 <sup>1</sup>	十第場天 <sup>2</sup>	一第日時終 <sup>1</sup>			
第元泰血 <sup>6</sup>	六第翼支 <sup>6</sup>	五第懸西 <sup>4</sup>	四第明朱 <sup>2</sup>	三第陽青 <sup>2</sup>	二第駕帝 <sup>1</sup>		
二十第星景 <sup>4</sup> 一第門天 <sup>3</sup> 九第入出日 <sup>2</sup> 八第地天 <sup>1</sup>							
8	7	6	5	4	3	2	1
上高第南幾翁同上張艾翁思朱							
破山 城 之 如 非 繁							
頭登 <sup>1</sup>							
馬 驢 裝 <sup>2</sup> 郭 山 <sup>1</sup>							

唐山夫人

天民案漢書樂志：昔陽，朱明，西頤，玄冥，四章爲經協作。《景帝時人》先陶長公以其他爲司母相知節作。李延年製律。

天民案魏志十八章先帝任公以爲武昭宜同作品。

天民案禮頭歌丁料列入歌。

天民案板吹二角，丁絃。

五 第六卷第十期 第七卷第十期 第八卷第十期 第九卷第十期

七 第十卷第十期 第十一卷第十期

七 第十二卷第十期 第十三卷第十期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詩 集 卷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詩 集 卷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第 十

星 雲 錄

不載，先師任公以隱類

爲漢人作品。出處均著

梁後作品，然竊馬蓬不

且於李延年二十八曲之

內。而爲後人所加。但

風格樸茂亦爲漢作。

天長按先師任公以羅

漢里二歌時代在李延年

前。

送 東

六十第德明帝承13 五十第當之德孔11 四十第明師真

飲  
法  
聖  
尊  
集

詩經無德武1

德武1

一  
五  
六

東平王君

天民衆獨邁工解不說日  
宋志，先師任公

魏王南詔<sup>1</sup>

魏樂<sup>1</sup>劉人樂<sup>1</sup>

其其公<sup>1</sup>

引發<sup>1</sup>

鳴鐘<sup>2</sup>

南江<sup>1</sup>

亮東<sup>3</sup>

東段卒<sup>4</sup>

生島<sup>3</sup>

爲子王<sup>1</sup>

章<sup>2</sup>二歌<sup>1</sup>  
行豫首行長

行虎猛<sup>1</sup>

行邪與有安長<sup>2</sup> 行送相<sup>1</sup>

行微密<sup>1</sup>

以爲東探來作說。

天民案先簡任公以淮南

王爲以東漢末樂伶所造

天民案聖人制禮樂爲及

公莫辨乎代疑



行狀譜<sup>9</sup>（吟頌自作一）雲上山如瓊<sup>7</sup>

詩古<sup>8</sup> 辭古<sup>7</sup>（魏南東張孔作）

辭古<sup>7</sup> 賦古<sup>6</sup> 序古<sup>5</sup> 賦古<sup>4</sup>（賦古）

天民樂日頌詩玉蓋新珠  
作禮如山上雪；先師任  
公以爲非文君作。  
天民樂古賦辭疑爲六朝  
作品。  
天民樂滿紙行疑爲東漢  
末建安初作品。  
天民樂古詩疑爲六朝作  
品。





## 漢魏樂府及其類似之作品

### 樂府之前驅

介在四言詩和五言詩的中間，有一種過渡的新體詩，名為樂府。嚴格的樂府，是專指能譜入音樂的詩而言，其歷史，曲調種類，及代表作品，大章詳述。廣義的樂府，也可以說和普通詩沒有多大分別，有許多漢魏間的五言樂府和同時代的五言詩很難劃分界限標準，所以後此總集選本，一篇而兩體互收者，狠不少。

若勉強要求樂府和五言詩的分別，則

第一、詩的字數，句法，用韻的所在，都略有一定格式，樂府則絕對的自由。

第二、詩貴含蓄婉轉，樂府則多為熱烈的直透的表現。

第三、詩必專門，文學家乃能工，樂府則一般民衆往往有絕妙的作品。

樂府文學之完全成立，當然在兩漢時代，但其淵源卻甚古——也可以說遠在三百篇以前，蓋人類情感自然發洩，不知不覺與天籟相應，便構成一種韻調，永遠打動人的心絃，千百年後誦之，依然生起簇新的同感。這類文學，凡有文化的民族，無不皆有，而且起源極早，吾族也當然不能遜此公例。如卿雲歌，擊壤歌等，我們若認為我國最古的韻文，便可以說他和漢初樂府正同一系統，只可惜年代久遠，流傳下來的不多罷了。

春秋戰國間，短篇的詩歌，從古書上留傳的不少，雖時代和作者姓名不全可信，大約認為漢以前作品，還不大差，今將其最有文學價值者錄若干首。

寧戚 飯牛歌。

南山矸，白石爛。矸音岸，被創貌。

生不逢堯與舜禪。

短布單衣適至晷，從昏飯牛薄夜半。晷，膝也。薄，迫也。言直到夜半。

長夜漫漫何時旦。

這首歌見淮南子道應篇。據說是齊桓公的大臣寧戚本是一位看牛的小子。有一天晚上趁桓公往郊外迎客，「悲擊牛角而疾商歌。」疾，急也。商，桓公聽見，知爲非常人，命後車載歸，授以國政。這類半神話的史蹟本來不大可信。但屈原的離騷已經說：「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可見這段故事在戰國時久已馳傳。這首歌是否寧戚，雖不敢斷言，大約不失爲戰國前作品。磊落英多之氣，活躍在句上。

楚狂歌。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這首歌見於論語，說是「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論語這部書大致可信，其爲孔子同時作品無疑。

（注）莊子人間世篇亦載此歌，其文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乏焉。方今之時，僅遇刑焉，竊觀乎羽，其之知幾，竊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志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音促）蓋關蓋聞，無傷焉。

「行宮行御，無傷吾足。」此明是從論語敷衍出來，但亦足留戰國文學之一種。

### 楚漁父歌。

日月昭昭乎，以麗。

與子期乎，蘆之滸。(一)

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

事寔急兮，將奈何。(二)

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三)

這首歌見吳越春秋，據說是楚國的伍子胥避仇出走，後有追兵，走到江邊，無船可渡，有位漁翁划着船來，唱第一段兩句，叫他躲在蘆葦裏頭，追兵尋不見他，跑了。漁翁又唱第二段，叫上船，渡過那邊岸後，漁翁看見他有飢色，弄東西給他吃，他不敢吃，漁翁又唱第三段……吳越春秋這部書是東漢人做的，本來不可深信，但他的資料必有所本，這首歌也許是戰國前作品。

### 渾良夫諫

登此昆吾之墟。

蘇繇生之瓜。

余爲渾良夫。

叫天無辜。

這首似詩非詩的「諫」見左傳哀公十七年。渾良夫是衛國人，幫着當時的衛侯篡國，原許過他免死，到底卻宣布他罪狀，把他殺了不久，衛侯做夢看見一個人「被髮北面而諫」，諫出這幾句饒有詩趣的話來。這種無影無蹤的鬼語，本來算不得史料，但文章真佳極了，我們可以認爲當時史家——或者就是左丘明的傑作。

越榜人歌。

溘兮并草溘兮昌枝澤予昌昌州。雋州焉乎秦胥綬予乎昭。讀秦險滲堤隨河湖。右楚語原文。

今夕何夕兮，寥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書垢恥。

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未有枝。

心說君兮，君不知。（右楚語譯文）

這首歌見說苑善說篇。楚國的王子鄂君子皙在越溪泛舟游耍，船家女孩子一面搥槳一面拿土腔唱這歌，子皙不懂，叫人用楚國話譯出來，古書上繙譯的文學作品，當以此歌爲最古了。譯本全受楚辭格調的影響，也有點後來南朝樂府的風味。

以上所舉都是三百篇楚辭以外，另有體格和漢初核下歌大風歌等極相類，雖其中容有後人潤色，不能遽認定他的正確時代，但在漢樂府以前，此體爲一般平民文學所常用，殆無可疑。

其見於正史，年代撰人確鑿可指，而向來傳誦最廣者，則有下列諸篇。

易水送別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右歌見史記刺客列傳，燕太子丹使荆軻行刺秦始皇，軻臨行，他的朋友高漸離在易水上給他餞別，擊筑而歌，軻和之，爲「變徵」之聲，最後又唱道兩句，揮手而別。這歌雖僅僅兩句，千百年後讀起來，當時霜風颯颯，滿座白衣冠的情景，宛然在目，所謂「變徵」之聲，憶遠從耳邊迸裂，北方文學，得這兩句代表也足够了。

項羽垓下歌。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右歌見史記項羽本紀，項羽打最後的敗仗，在垓下地方被漢兵重重圍住，這位失敗的英雄不肯降，不肯跑，夜間飲餞帳中和他的愛妾虞美人及平日常乘的駿馬名騅者訣別，慷慨唱這首短歌，到天亮還衝鋒打幾個勝仗，便自刎而死。這首短歌，給二千年來許多武士狠深的印象，一般人讀起來，沒有不替他灑同情之淚，在文學上價值之大，和易水歌可以相埒。

同時得意失意兩面恰相對照的，有漢高祖的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右歌見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既定天下，回到他故鄉——沛，把許多故人交老子弟都叫齊來痛飲酒酣，擊筑自歌此章。這首詩文學上價值雖然比不上易水和垓下，但也能把高祖的個性完全表出。他還有鴻鵠歌如下。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羽翼已就，橫絕四海。

橫絕四海，又可奈何。

雖有矰繳，將安所施。

據史記說，這首歌是高祖欲立愛姬戚夫人子如意為太子，後不果，戚涕泣，高祖道：「爲我楚舞，我爲若楚歌。」然則此歌也是楚辭流裔，但他的音節，我們無從研究了。

高祖死後，呂后執政，戚夫人被幽永巷，囚服舂米。他的兒子如意時封為趙王，夫人念子且春且歌云。

子爲王，母爲虜。

終日春薄莫，常與死爲伍。

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這首歌雖沒有多大好處，但也能見出真性情。

西漢文物，自應以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中爲全盛時代。但純文學的作品，其大略述如淮南子除幾篇堆垛的大賦外，其發達性情之作，幾乎舉不出來。五言詩我都不敢信，魏文君次的流傳可誦者，還是和該下大風同格調的幾首短歌。內中關於李夫人的兩首最佳，其一爲李延年作。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其二爲武帝自作。

是耶非耶，立而望之。

翻何姍姍其來遲。

右兩歌皆見漢書外戚傳，都是爲李夫人所作。漢書文志有李夫人及李貴人二李夫人爲協律都尉李延年妹，入宮大見寵幸。前一首延年歌以爲媒者，後一首則夫人死後武帝悼念，令方士攝其魂來，在帳後髣髴見之，退而作歌也。

漢武帝還有膾炙人口的一首詩，後人名之曰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關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鼙鼓鳴兮發棹歌。

歡樂極兮哀情多。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這兩首詩見漢武帝故事。武帝故事這部書是漢時人做的，不甚靠得住。這詩狠不壞，但有點柔媚滑滑，沒有西漢人樸拙氣。我不敢十分相信是武帝作。

還有幾首詩的確是武帝所作。詩雖不佳，錄之以見當時體格。

瓠子歌二首（見史記河渠書）

瓠子決兮將奈何。梧宮泮泮兮建瓴爲河。

深爲河兮地不得穿。功無日時苦（音魚）山平。

吾山平兮鉅野荒。魚那鬱兮柏（同迫）冬日。

正道絕兮離常法。蛟龍轉兮放逆遊。

歸舊川兮神靈泣。不封禪兮安知外。

爲我讀何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雷乘舟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掛壁。——右其一

河海揚兮激遊沒。北溟回兮迅流難。

毒兵突兮池（音沈）美玉。河伯許兮駭不屬。

將不屬兮衛人罪。媿爾休兮墮乎。何以粟水。

淇竹林兮槌石雷。宜毋察兮萬福來。——右其二

蒲梢天馬歌 (見史記大宛列傳)

天馬特令從西極，翅萬里兮蹄有聲。

承靈殿名得外國，涉沙漠兮回夷庭。

此外還有一首極別致的詩，乃元封三年作柏梁臺成，在臺上議會，武帝和羣臣每人做一句七個字的詩，後人名爲柏梁詩。

日月星辰和四時 (帝)

魏領天下號華清 (丞相石慶)

禮頌伐鼓擊中時 (太常周建德)

禮頌從宗柏梁臺 (光祿勳徐自爲)

郡國吏功並次之 (大司農丞充國)

敬道宮下臨詩詠 (執金吾中尉豹)

外家公主不可活 (京兆尹)

柱折機穰相支持 (大匠)

嘉妃女屏甘如飴 (郭舍人)

駉駉駉馬從梁來 (漢孝王武)

和楚四夷不易識 (大將軍番吾)

宗室廣大日益滋 (宗正劉安國)

不理清議決按疑 (廷尉杜周)

樂與物物主治之 (少府王溫舒)

三輔盜賊天下危 (左馮翊咸宜)

椒房中宮領其材 (詹事陳掌)

批把機穰挑手絳 (大官令)

迫擊薛屠幾窮說 (東方朔)

郭羅士馬羽林材 (大司馬)

刀筆之吏匡執之 (御史大夫兒寬)

周鼎交戟禁不時 (衛尉路博德)

修飾輿馬待駕來 (太僕公孫賀)

陸梁萬名揚以莛 (大司農張成)

豎阻南山爲民災 (右扶風李成信)

嚴夷總貫當舍其 (典屬國)

走狗逐兔免眾寃 (上林令)

這首詩見於三秦記，也有人疑他是假的，但我比較的還相信他真，任昉文章緣起推他爲七言詩之祖，依我看，七言詩之發達，遠在五言之前，並不以此爲始，俟第四卷敘五言起原時再詳論之。  
武帝時，因要控制匈奴，所以特別聯絡西域的烏孫國，因把江都王建之女細君立爲公主，遣嫁烏孫王昆莫，公主嫁後，愜思故國，有歌云。

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爲室兮旂爲纛，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這首歌將自己惜感照直寫出，毫無彫飾，與戚夫人歌同算得婦女文學中佳品。

漢昭帝時，燕王且謀反，爲霍光所誅滅，將發覺時，且憂憤置酒宮中，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且自歌云。

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

橫術術，近也。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他的愛姬華容夫人歌云。

髮紛紛兮冥渠，骨藉藉兮亡無居。

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

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何安居，猶言何處棲身。

這兩首歌沉痛悲慘，在古今詩詞中罕見其比，和易水垓下的哀壯之音卻又不同，文學的色澤比漢高及戚夫

人等所作更強得多。

還有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有一首歌云。

田彼南山，萑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

人生行樂耳，需富貴何時。

樸本是一位貴公子，失職家居，這首詩滿肚牢騷，現於詞色，後來因為怨望得罪誅死。

自大風歌至此，皆西漢作品，雖未齊備，亦可以見當時詩風之一斑了。隸西漢一代，除前卷所錄的賦和文章所錄的正式樂府外，今所傳的西漢詩大率皆此等體格。

漢書藝文志說：『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韻，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可見當時之詩，無一不可歌，質言之，則凡詩皆樂府。除樂府無詩也。志中所著錄一代歌詩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其目如下。

高祖歌詩二篇（案：當即大風鴻鵠兩歌。）

孝一雜廿五章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遊歌詩十篇

臨江王及愁思巧士歌詩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昭賜中山錯王子增及王子嬰沐未竟村人歌詩四篇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俱雁門雲中關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到秦歌詩三篇

袁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趙反歌詩一篇

黃門俱事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雜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朝詩七篇

周陽歌詩七十五篇

舊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

周陽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右目錄乃西漢末——成帝時劉向所校錄。在當時所流傳者僅如此——數目恰和詩經相差不遠。其中大部  
分想是由武帝時所立「樂府」采集編成。我們讀這目錄有當注意者幾點。第一，後人所傳蘇武李陵枚乘卓  
文君——等五言詩一概不見。可知西漢是否有五言詩，大是問題。第二，當時之詩殆無一不可以入樂。其中更  
有帶着樂譜者。如河南周歌詩七篇帶着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便是。第三，各地方的詩當各有該地方的唱  
法。所以多冠以地方之名。如漢高祖的鴻鵠歌爲楚聲，楊惲的南山種豆歌爲秦聲，皆見於史。第四，此三百十四

篇詩現在流傳確實可指者不過十來篇——如高祖歌李夫人歌等其餘不宜盡佚然則正式樂府中——朱  
鷲上邪君馬黃……等調之「古辭」項次其撰人無考者內中應有一部分爲西漢人作品可惜不能一分  
別指出了。

東漢以後五言詩漸漸興起許多正式樂府的名作當也是在那時代出現容在次章再述但其中還有幾首詩  
不是五言不是樂府而在文學史上確有永久價值者請在這裏順帶一敘。

#### 梁鴻五噫歌

陟彼北邙兮噫

願瞻帝京兮噫

宮室崔嵬兮噫

民之劬勞兮噫

遼遼未央兮噫

鴻字伯鸞東漢章帝時人以高隱得名他和他夫人孟光舉案齊眉一事最爲後世所豔稱他遺下的作品只有  
這五句然而低回徘徊一往情深足抵得一千多字的離騷真是妙文。

#### 張衡四愁詩

蒼序云：張衡不樂久處樊籠，因蓋中出爲河間相……時天下漸弊，衡不得志，爲四愁詩，致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  
深雪爲小人，應以道術相報於時君，而愧謫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難。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道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悵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襟袖。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峙蹕。何爲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張衡是當時一位大賦家，略傳已見前卷。他的賦實在看不出什麼好處。至於這四首詩，卻是志微而婉，奪胎楚辭而自有他的風格。

騫伯玉妻盤中詩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兒肥。

空倉雀，常苦飢。吏人婦，會夫希。

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心中悲。

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歎息，當語誰。

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帶，長相思。

君忘妾。未之知。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

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

姓者聲。字伯玉。人才多。知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蹏歸不數。

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

這首詩最初見於何書我還未考出。惟近人選本都說是漢詩。其句法和漢郊祀歌辭頗相類。氣格亦蒼渾深婉。也許是東漢人作。

東漢詩自然不止這幾首。因這幾首既不是五言詩。又不是有一定腔調的樂府。純從西漢體的短歌摹衍出來。所以附錄於此。這一體一直到六朝以後。佳章仍不少。因時代的關係。再在別章附錄。





## 唐宋時代之美文

### 詞之起源

詩歌作長短句，漢魏樂府既有之，至南北朝人作品，其音節與後世之詞相近者尤夥，如戚繼王勣、勣勣、川楊、白花、休洗紅諸篇，其最著也。其每篇句法字數有一定者，則有如梁武帝之江南弄。

素花舞色滿上林。

舒芳耀綠垂輕陰。

連手躡蹀舞春心。

舞春心。

應歲朕。

中人望。

獨幽咽。

據古今樂錄，此曲爲武帝改「西曲」所製，凡七篇，一江南弄，二龍笛，三探蓮，四鳳笙，五採菱，六遊女，七朝雲，同時沈約亦作四篇，簡文帝亦作三篇，其調皆同一，武帝採菱云。

江南種女珠隨箱。

金翠排首紅顏異。

桂棹穿吳歌採菱。

歌採菱。

心未怡。

翫深袖。

望所思。

簡文帝讀笛云。

金門玉堂臨水底。

一願一笑千萬餘。

游子去還願莫就。

願莫就。

意何益。

雙鸞飛。

兩相憶。

觀此可見凡屬於江南弄之調，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組織成篇。七字三句，句句押韻。三字四句，隔句押韻。第四句——「舞春心」，即覆疊第三句之末三字，如憶秦娥調第二句末三字——「秦樓月」也。原本章似此

殿格的一字一句，按譜製調，實與唐末之「倚聲」新詞無異。

梁武帝復有上雲樂七曲，自製以代「西曲」者，今錄其桐柏一曲。

桐柏晨。

昇帝衣。

戲伊谷。

沈約說。

參差列風竹。

聲與起梁塵。

望不可至。

律調附時人。

此七曲句法字數亦同一。惟內中有兩首於首四句之三字句省卻一句。是否傳鈔脫落。不得而知。此外如沈約之六幺詩。隋煬帝全依其譜爲夜起朝眠曲。僧法雲之三洲歌。徐勉之送客迎客曲。皆有一定字句。此種曲調及作法。其爲後來填詞鼻祖無疑。故朱弁曲清舊聞謂「詞起於唐人。而六代已濫觴也。」但嚴格的詞。非惟六代所無。卽中唐以前亦未之見。

詞究起於何時耶。凡事物之發生成長皆以漸。一種文學之成立。中間幾經蛻變。當時動百數十年。欲盡一鴻溝以確指其年代。爲事殆不可能。今案宋人論詞之起源。蓋有三說。其一。晚唐說。陸游云。

「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注一）

其二。中唐說。沈括云。（注二）

「……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之「逐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貞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注三）

其三盛唐說。李清照云。(注四)

「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普薩聲，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徧舉……」(注五)

右三說若極不相容，其實皆是也。大抵新體的「樂府聲詩」，當開元天寶間已盛起，「以詞填入曲中」，實託始於貞元元和之際。至嚴格的「倚聲製詞」，每調字句悉依其譜，則歷唐季五代始能以附庸蔚爲大國也。

漢魏樂府，什九皆四言或五言古詩。(注六)齊梁樂府，什九皆類似絕句的五言四句。(注七)皆句法字數篇篇

相同，而譜調各別。漢魏之譜，六朝時已漸次淪亡。齊梁之譜，至唐景龍間尙存六十三曲，中乘後僅存三十七曲。

(注八)音樂隨時好而變，本是自然之理。加以唐時武功極盛，與西北諸種落交通頻繁，所謂「胡部樂」者，紛紛輸入。玄宗以右文之主，御宇四十年，其間各種文化進步皆達最高潮，而音樂尤爲其所篤嗜。有名之霓裳

羽衣曲，即其所手製，以故開元天寶間新聲疊起。崔令欽教坊記載三百二十四調，其中所有後世詞調名不少，但其歌詞之有無，不可深考。(注九)郭茂倩樂府詩集有「近代曲詞」一門，所收皆盛唐以後之新聲也。內中

八十餘調，如水調、涼州、伊州、石州、採桑、思歸樂、破陣樂、浣沙女、長命女、一片子、醉公子、甘州、山鷓鴣、何滿子、清平調、回波樂、大酺樂、雨霖鈴、竹枝、楊柳枝、浪淘沙、拋毬樂、憶江南、調笑、踏歌等，或與後此詞調名全同——如浪淘

沙、憶江南之類，或爲後此詞調所本——如浣沙女轉爲浣溪沙，山鷓鴣轉爲瑞鷓鴣及鷓鴣天，水調轉爲水調歌頭，甘州轉爲八聲甘州之類。(注十)內中所載歌辭，雖半屬中唐作品，然亦有在盛唐及其以前者。如回波樂

作者沈佺期，李景伯，大酺樂作者杜審言，管中宗睿宗時人。憶聲樂作者張說，清平調作者李白，皆玄宗時人。凡

此皆聲詩——卽詞之鼻祖。自初盛唐之間已發生者。按原稿至此止。

〔注一〕滄海文集卷十四長短句序

〔注二〕括字在中宋蘇軾元豐間人與蘇軾王安石略同時

〔注三〕夢溪筆談卷五

〔注四〕海國自傳易安居士李格非女趙明誠妻生元豐五年（一〇八二）至紹興四年（一一三四）翁生卒

〔注五〕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

〔注六〕四言如郊祀歌中各篇及魏武帝短歌行等五百如鍾鳴爲生陌上雲等

〔注七〕如子夜歌四等

〔注八〕見通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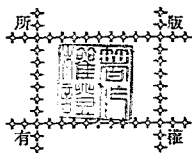
〔注九〕祖令欽年代無考友人王國維排唐書宰相世系表推定爲玄宗時人

〔注十〕見樂府詩集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發行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全一册)

◎ 定價 銀 伍 角



著者 新會 梁 啓 超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 費 達

印刷者 上海 華 漢 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九九五二)

註音商標

